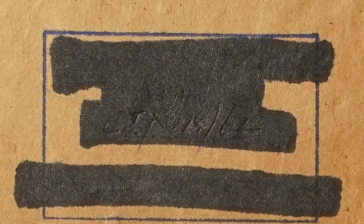
四書一貫講

後函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

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　陸嵩菴兩先生鑒定

中庸　朱熹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

中庸卷之一

嵩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麒錫作三
孫嗣績陸懷
曾孫廷棟 廷翰 仝較訂

中庸全部總旨。此書總是發明中庸之道大學論語孟子俱是講明求道方法居多並未講到道之原頭以示人獨中庸則兼原頭發明之一發源頭恐開學者馳心玄妙之病不發源頭又恐學者昧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理則又溺於粗淺特揭中庸二字以該之仍是下學上達之旨實與大學論語孟子相為表裏故此書關係道學不淺首章全部之冒末章全部之結以天字始以天字終首尾緊相呼應中分三大支第二章至索隱章為第一支本中和立中庸之名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孔子弗為弗已折衷之費隱章至問政章為第二支言道之

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

費隱歷叙羣聖而以孔子論政繼之誠明章至經綸章爲第三支本誠身以言誠反覆天人之道而歸其統於仲尼因以至聖至誠極贊之雖有首尾中間五大段三十三章之分而實節節相承一氣呼成不斷非他書可比也

此揭出道之源流以示人以見至切於人欲人用體道之功而得自然之效也最重在戒懼慎獨性道教三平看而以道字爲主天命性單以理言不兼氣質三句俱兼人物言而以人爲主不可離二句緊承上節來重在人不可離道總冒戒懼慎獨在內戒懼兼動靜言是存養工夫慎獨以由靜之動之初而言是省察工夫先言莫見顯見其當慎隱微即獨也喜怒節與上二節似斷復追溯本來說出中和二字以見其當致意至致中和句才接上二節來說到效驗無非見道量之大至此則性道教俱全於我而只在用戒懼慎獨以得之其責成君子也至矣率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

不是用力字順其自然方是道註聖人字兼作君作師非道是性外之物不睹聞與隱微即須臾意戒懼慎獨即不離道處不睹聞不是合眼閉耳時是萬事未萌芽時戒慎恐懼只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隱微是不睹聞之終所睹聞之始獨不止獨自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亦是獨處喜怒節是推原所以不可離之故看天下二字下天地萬物已從此伏根上天下指理言下天下指人言註約字是自外收斂入內精字是自內審察出外無少偏倚差謬言其無不全盡其守不失無適不然言其無少間斷中和兼致已是禮修樂和政平刑清了故位育不是玄虛語萬物育處即是天地位處本文與章句先位後育者承中和之敘次言之也○子思曰道本彌綸於天地萬物而任體道之責則在乎人乃人之體道未至者以其不明乎道之所自出與其所由成也道所自出有性人皆言性而往往以雜於形

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

氣者言之此性之謂所以日晦也夫雜乎形氣是乃人爲之私而豈天所命我者乎雖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有此形似形氣亦天所命而非即可以爲性性則天所命以主持此形氣之理此理在天爲動靜之互根而自人物受之以具於心則爲健順之彝秉在天爲元亨利貞而自人物受之以具於心則爲仁義禮智此則性之謂而已矣性之發用有道人皆言道而往往以强爲增設者言之此道之謂所以愈謬也夫强爲增設是即傾欹之路而豈性所自有者乎離人以虛無滅裂違其自然不顧禮義亦自托於性生而實不可以爲道道則率其性之自然而出者以行於日用事物之間則見肫然慈孝秩然友恭而恰合乎父子兄弟當行之路揖讓相先是非相別而恰得乎賓主取舍當行之路此則道之謂而已矣道所由成有教人皆言教而往往以難知難行者强之此教之謂所以日非也夫强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當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以所難是乃背道之爲而豈聖人所設者乎雖世之異端曲學各挾其說簧鼓天下亦自以爲明道而實不可以爲教若聖人之教則本其率性之道而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脩之使無失其所當然爲之政刑而道有所防閑爲之禮樂而道有所遵守此則教之謂而已矣夫道原於天率於性而必由教而入然後可以全此性命之道則夫此道也者人可不以身體之而離之乎豈特離之多時不可卽須臾亦不可也蓋道全具於心而散見於日用須臾亦道之所寓苟離道卽自喪其天所命之性矣故不可也若其離之而無所損於我是可離者也可離則必是逆性而爲性外之物耳豈可以爲道乎而能不離之者惟君子彼聖人自然無須臾之離而君子不能也彼小人必不能無須臾之離而君子不敢也是非戒懼愼獨不可君子知道之離往往因乎覩聞而始於所不睹聞蓋一念放縱一刻晏安所致也是

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故君子之心不敢放縱而常切警戒常致謹愼以提撕其心使之惺惺不昧不待目有所睹而然也即極之於所不睹之時而亦然不敢晏安而常懷憂恐常存畏懼以警覺其心使之存存不已不待耳有所聞而然也即極之於所不聞之時而亦然雖不覩不聞僅屬須臾而戒懼至此則存養已密而道不可離於須臾矣君子知道之離又往往起於幽隱之地與夫至微之事蓋視以爲獨不加謹愼所致也抑知念頭初起爲理爲欲心曲至隱而已知之最眞是莫見乎隱也此而不愼後將有不及覺者故君子於隱而獨知之地必加愼焉一念雖微而已知之最悉是莫顯乎微也此而不愼後將有不及防者故君子於微而獨知之事必加愼焉雖獨亦屬須臾而尤愼之於旣常戒懼之後則省察又至而道又不可離於須臾矣旣存養以該動靜之候又省察以防切要之關而不離道之功寧外是也然君子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所以不離道於須臾者何哉則以我性情中本有是中和之德其關係於天下者非淺鮮也吾且以喜怒哀樂言之人之情不止四者而即四者可槩其餘人心當未與物感則喜怒哀樂雖具於中而尙未發動則無有喜怒何至或偏於喜或倚於怒無有哀樂何至或偏於哀或倚於樂但渾然寂處於其中而已此其德則謂之中人心及一與物感則喜怒哀樂即發於外而率性而出則當喜怒而始喜怒何至有過於喜怒不及於喜怒之患當哀樂而始哀樂何至有過於哀樂不及於哀樂之憂秩然中節乖戾悉化而已此其德則謂之和人莫虛視此中也夫此中也者即天命之性性中何物不具何理不該任天下千變萬化之理皆根本乎此至虛而含至實至無而含至有蓋天下之大本也人莫私視此和也夫和也者即率性之道道則何人不履何時不行盡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皆遵此爲大道吾行之

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而可通於彼彼行之而可通於吾蓋天下之達道也有中以立和之體有和以宏中之用則一靜一動莫非道之所存道之本不離於吾性情者如此此君子之所以不敢須臾離道而必戒懼慎獨之兢兢也然此中和之德既爲天下之大本達道則其分量固足以充塞乎天地流通於萬物者也人苟從事於戒懼慎獨之功而不能推之以致其極則靜而有一息之未中其何以上契乎中之所自來動而有一念之未和其何以下感乎和之所同得而天地萬物乃與吾渺不相屬矣是惟盡性至命之君子致之於靜而戒懼以約束其心於不偏不倚之體者必至於約之無可約而一無踈虞焉則中之至而天下之大本卓然立於吾矣致之於動而慎獨以精審其幾於無乖無戾之用者必至於精之無可精而無間隔焉則和之至而天下之達道沛然行於世矣中致則心同天地以吾心之靜正感天心之靜正

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而天地陰陽五行之化其歛於未發而一無偏倚者與吾心之無偏倚相應而淸寧之位各安其常焉和致則氣伴天地以吾氣之順適乎天氣之順適而天地間含生負性之物其遂於兩間而一無乖戾者與吾氣之無乖戾相應而以生以成無所不育焉雖天地本位而無致中者以贊之則愆伏時形卽如失位雖萬物常育而無致和者以若之則夭札間作卽如失育故必須致中和者以位育之而始得位育也夫效至位育則不特天命之性自我而全率性之道自我而行而聖人脩道之教亦自我而立矣而究之初非別有神奇也不過本吾性情中自有之中和而盡戒懼愼獨之功以致之斯有此效耳此道之所以爲中庸而不可須臾離也世有君子可勿盡人事以合乎天哉

此下十章皆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申明首章也而此章則以孔子之言中庸者發明中和之義以孔子之言時中無忌憚者發

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

明君子戒懼慎獨之意上節虛下節申明只一敬肆所關而中庸之體反異焉則欲不離道者必在戒懼慎獨可知此中字兼中和言加一庸字醒人疑高遠之見以爲名篇之由中庸上當補足體字小人之中庸句當補足反字君子小人一層輕以本來言時中無忌憚一層重以用功言時中內兼體用言觀上節註可見註戒懼二句亦要兼動靜看無時不中乃醒字眼也肆欲二句對戒謹二句看末當補反中庸句以對無時不中句

子思曰吾前言中和之理爲天下之大本達道而君子獨能戒懼慎獨以致之者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蓋嘗本之於仲尼矣中庸之道莫全於仲尼則欲明中庸之道莫若觀仲尼之言仲尼曰凡人性情之間皆有一个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是爲中而此中之理初無奇特爲人所易知易能故中也而又甚庸焉宜乎盡天下之人悉依乎中庸而無與之相反者矣而無如

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人品之有不同也天下有君子不能無小人而有小人猶賴有君子惟君子深知道惟中庸範人以不可越故其內之所存一無偏倚外之所發一無過不及千古帝王師相皆君子千古君子安勉不同而皆能與中庸爲體者也此中庸道統之所以不絕也若小人視此中庸若爲無與於吾故其存於內者非偏則倚發於外者非過卽不及千古踰閑蕩檢之小人千古小人黨類不同而皆與中庸爲反者也此中庸義理之所以時晦也夫中庸之理君子非獨有小人非獨無於君子非獨恩於小人非獨緩也而一體一反異者何哉亦異於其心之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能此中庸者以其得天者獨滿而粹足以爲善而爲君子矣而及其存心處事又能戰兢惕厲惟恐有一時之違乎中而靜固常與中爲涵養動亦常與中爲化裁也小人之所以反此中庸者以其得於天者獨濁而雜足以爲惡而爲小人矣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及其存心處事又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之心靜固常與中爲違背動亦常與中爲離去也此一體一反之所以異耳人可不法君子而驚小人哉觀仲尼之言則知中庸之統之存亾皆君子小人爲之而君子小人之得失夫中庸只一忌憚無忌憚之分與我所言君子不離道惟在戒懼慎獨實相發明矣夫

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然曰其至矣乎亦以證明不可離也此中庸單主用上言故註只言過不及民字當人字看久字對須臾言所以鮮能之故有二意一由氣質之異一由世教之衰然世教盛則氣質可化故註只言世教此至字與孟子人倫之至字一例看不容損無可加之謂子思謂中庸之道本不可離而往往與之相反者不特小人也夫子又嘗言之矣曰人於天下之道亦或有能有不能而道至中庸則固不可不能者也何也以中之至庸之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

也蓋道而非中則或稍馳於高遠或稍溺於卑靡便非至善之道而惟中庸之道則本乎天命人心之正以範圍乎日用常行之中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欲加以一毫而不可得欲損以一毫而不可得其眞至精至粹矣乎夫旣爲至則何可不能而况爲衆人所同得則又本不難能而無如今之民氣禀拘於始習俗染於後非厭而棄之即畏而遠之求其實能識中庸之指歸實能踐中庸之天則者蓋甚鮮也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自文武成康以來聖王不作教化凌夷故至於今無一人能正其習俗變其氣質以偕之大道殆已久矣夫中庸之道離之須臾且不可况久乎吾不知其何以立身處世也豈不重可慨哉觀夫子之言則知道不可離而離之衆人亦不能辭其咎矣無爲獨罪小人也

此章言民所以鮮能之故首節見拘於氣質次節歎其未嘗學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問又是所以拘於氣質之故歸重下節不明不行不是說人不去明行乃是說道不著明流行於天下明行交互見知行相因之意知味知字當祭字看兼行在其中不與行對子思謂民何以鮮能此中庸能之在知行而無知衆人中多智愚賢不肖之不同也夫子又嘗言之矣曰道之在天下本布濩流通本自常行也而今竟不行於天下也其故何哉人皆昧焉而我則知之矣人必先識得夫道之去處方能依着去行而今求能識得去處者誰乎則以智者愚者之多也智者其氣禀偏於聰頴因之測度深微揣摩奇變必欲知君子之所不知則其所知每過乎道之中而遂以中之道爲不足行矣愚者氣禀偏於遲鈍因之胸襟淺陋思慮粗疎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則其所知每不及乎道之中而遂以中之道爲不能行矣知有此二種人道所以不流行耳道之在天下昭徹顯著本自常明也而今竟不著明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於天下也其故何哉人皆昧焉而我又知之矣人必熟遊乎道之境地方能見得極真而今求能熟遊境地者誰乎則以賢者不肖者之多也賢者其氣稟偏於强健因之刻意勵行驚世駭俗必欲行君子之所不行則其所行每過乎道之中而益以中之道爲不足知矣不肖者其氣質偏於柔懦因之苟且自安畏難不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則其所行每不及乎道之中而益以中之道爲不能知矣行有此二種人道所以不著明耳然是智愚賢不肖之氣稟雖偏而能用學問之功以深察乎道中之趣猶可以翻然悔悟其過不及之非而能知能行此中道乃竟域於氣稟如此豈以道爲可須臾離於人乎夫智愚賢不肖之人雖異而其不能須臾離道則同此殆如飲食然一視聽言動而道在一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道又在猶如一遇飲食而其味即在一日如此日日如此如謂道可離於須臾是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

人可頃刻離飲食也抑知人莫不飲食也則亦莫不有飲食之正味也隨飲食以察之而自見矣乃終日在視聽言動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中而行焉不著習矣不察一如終日在飲食中乃忽於飲食貪於飲食不辨美惡求其能取飲食之正味而審察而知之者鮮有矣夫人不自察無以化其氣禀所以流於過不及而坐使道之不行不明耳而豈道之離人也哉人何不重自儆醒也夫子之言如此乃知民之鮮能職此之故然則欲用學問之功以化其氣禀當何如哉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舜之大知也夫子口中只嘆不行行前行後意俱在言外不可入夫子口中○子思謂道雖不明所以不行然則不行洵可慨也夫子又嘗嘆之矣曰道者當然之理固人所當行與能行者也而今人所行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中道日就廢弛其不復流行於天下矣夫何

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

人無道何日無道則亦何日可不行而竟令其不行也是何爲哉人盍取不行之故而思之也夫子此言雖嘆人不行寔嘆人之不明所致人可不識夫子之意而先求所以明道耶

此章言道之所以能行必須如舜之大知首句虛起中四句申明二句見能取諸人二句見能裁諸己末句總承以結應首句

子思以爲欲求所以明道非大知不可是當法舜矣夫子嘗有言曰人非明智無以見道然智而局於方隅則爲狹小之智究不足以見道矣故必博綜無遺化裁無滯則知極其大其智始足尙也台今來能當此者絕少其人而以觀於虞舜其眞足無愧於是也與觀當年濬哲文明之頌孰不欽服乎其知之大而竊恐猶未悉其大知之所自來也舜之知果何爲而大乎使其負神明之德而自用其知視天下皆莫己若則一己之聰明亦有限矣何足爲大而舜不然也使其乏灼見之明而徇衆爲

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知視天下皆可爲我用則集人之聰明何有誤矣何足爲大而舜又不然也舜蓋深知夫一人之識見有盡天下之義理無窮故不敢自以爲是亦不敢自以爲足而孳孳焉訪問於人雖工瞽芻蕘未嘗遺也非故鳴謙也其心有篤好之者矣問之而遇精微之言固必詳察其中之蘊奧即遇淺近之言亦必詳察其中之意旨蓋言有遠邇理無遠邇也非外爲飾也亦其心有篤好之者矣問而且察如此則所言善惡彰彰矣所慮知其惡而疾惡之心生則惡將衆著於人而凡言之未造於惡者恐懼而不敢陳於前矣而舜不忍也即爲隱諱之焉知其善而忌善之念起則善將潛匿於心而凡言之雖有其善者阻喪而不復進於我矣而舜不敢也必爲播揚之焉此非有意爲隱以博忠厚之名心本無惡故惡投之而自化非有意爲揚以爲鼓舞之地心本有善故善投之而即契問察交至則無遺善隱揚並用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

人愈樂告以善其取諸人也不亦廣乎舜又知善之取於人者貴廣而善之裁於己者又貴精故隱揚之後所存者雖皆善言而善之中紛拔者尚有兩端使遽以爲善而見之施行則安知無過不及之差以爲害於民故不敢輕徇乎人而又必取夫自此至彼其間衆論不同之極致所爲兩端者執而衡之以求夫善之至中無偏者焉道其中旣得而後敢播諸政事以用之於民如是以爲用尙何有行之不勇決詳盡者哉其裁於己也不亦嘗乎取之廣裁之當雖欲不兼照無遺不可得也非大知而何夫世之測舜者必以爲聰明天亶迥不猶人者舜也而孰知其惟合天下之善爲善如斯而乃以成其爲舜乎人欲爲大知必如舜而後可也世之學者誠能如夫子所言舜之大知亦何患道之不行哉

此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顏淵之仁能

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守也夫子口中兩段平列子思引來卻重下段又重不能守句上段特作陪起。子思以爲不知固不能行道然不能行究不得爲知夫子又嘗言予知之人矣曰人之處事與求理皆不可以無智然而能智者必不自以爲知何今之人予知者之多也與之處事皆詡詡然曰予能燭事於幾先矣知矣與之謀理亦皆詡詡然曰吾能析理於微茫矣知矣夫知者不特能明於利害而已也必實能知禍機之所伏而預避之斯爲知耳蓋禍機所伏不啻罟擭陷阱也顧乃行險僥倖以取禍敗非人陷害直自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能預知其害而避之事前則自以爲知禍事中則遂迷而不悟安得爲知也知者不特明於擇善而已也必能眞知至善之所在而守之弗失斯爲知耳蓋至善所在莫若中庸也顧乃名爲別擇未得其眞浮慕中庸亦嘗行而守之匪朝伊夕之間而不能貞之於期月未行則自以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爲能擇旣行則不久卽遷安得爲知也觀夫子之言則知擇而不守與知禍不知避者何異道之所以終不明耳欲明道者可不思所以守之乎

此章言道之所以明必須知顏回之仁始能守首句虛起下擇守夫子口中並重引來只重服膺弗失一善是一件之一不是一本之一得是擇而得之非行而得之也此擇字不比上章擇字較深在同源異派處分別出來故註着眞知二字當與執兩端句參看始眞子思以爲欲求所以能守非如顏淵之服膺弗失不可不觀夫子之言乎曰天下事物皆有個至中至庸之理人惟擇之不眞斯守之不固若吾回之爲人也豈其然乎回知中庸之理本乎天命範乎日用必當身體力行而守之不失但擇之不精未可遂行故每遇事物之來必先細心研究以求無過不及至善之理擇而得之卽一善亦視爲至珍則卽力行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不倦而心猶恐其失故戒懼慎獨存養防閑念念不忘一如執持一物拳拳然服在膺胸而終身弗失之每得一善即如此守眞善無不擇而守無不固者矣其爲人如此誰能及之即夫子之贊回觀之學者仁能守如回何患道之不明也

此章承上舜回二章又引夫子之言見中庸有知以擇之有仁以守之而猶慮其未易能以起下章君子之强也上三件借以形容中庸何中不可能上三件內亦有之然實不止於此須講得與上有關照而又能該其餘爲是。子思以爲中庸能擇能守則可能矣然但有知仁猶未易能也故夫子嘗曰天下之事有難有易有人視爲難而實易有人視爲易而實難吾今觀於中庸之道而見天下事之眞別無有難焉者也即如天下國家至大而難治也然不論當理不當理而苟期於處置得道則有明敏之才者亦可均之爵祿共慕而難辭也然不論當辭不當

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辭而苐以不就爲高則有矯廉之嫌者亦可辭之白刃共畏而難犯者也然不論當死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爲勇則有勇敢之氣者亦可蹈之夫理繁治劇矜廉尙氣雖極難者而亦易何也以其或出於氣禀之偏而好異矜奇或因於時勢之迫而勉强激昂未必從容詳愼而適中其節則非中庸之道矣故可能若夫中庸也者雖非難知難行之事然其辨至微參以一毫之意見而即失其眞其體至變出以偶爾之矜持而已踰其則無論凡屬日用常行動靜云爲而能自始至終自常至變無不適合於中者不易言即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事而欲使之無一毫之過不及宛然純王之治聖賢之廉龍比之死亦豈易言哉信乎中庸爲不可能也然中庸不可能而自古能中庸之聖賢未嘗絶者其所以能之之德備也人愼毋以其難能而終自諉焉則幾矣即夫子之言思之可知仁智之外又有能之之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抑語詞而汝也

道在也

此章言能中庸必須有君子之强以行乎知仁之内也故又引夫子之告子路者以明之只重末節以明而强之實先言南北乃示子路以不足尚也和中立困勉錄不分與人處已看作與人同與人異看極是○子思謂欲能中庸知仁之外又須强勇以輔之如夫子所告子路者是已子路蓋聞剛足以任道而未得其眞則將以自己行行之强爲足尚而失聖賢義理之强矣故於其問强而先詰而告之曰强有不同不可不辨也其域於風氣者有二一曰南方之强一曰北方之强其深於學問者又有一强域於風氣者强之不善者也非爾之所當强也深於學問者强之最善者也爲而之所當强也今子槩曰强而不問何者之强則吾雖以而强告之而爾將視爲與南北之强無異其爲强終至於雜而不純者有矣故我且問子爾之所求者南方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且非南非北而爲而之强與南方之强何如如人有不知不能處自不可以無教然教須寬嚴並濟剛柔互用方爲中正無弊之教乃有人焉絶無威嚴而一槩含容毫不剛强而一味巽順不計其過聽其自改不强其從俟其自趨所以教者何寬柔也人之往來施受自當以道倘以橫逆相加何妨以直報怨方爲善與人交之道乃有人焉明知無道而若爲不知身受無道而一如未受不必校者固置若忘必當校者亦勿圖反欲報無道斷不然也南方風氣往往如此此則懦弱之甚何足爲强然亦可爲强矣蓋人卽愚頑逼迫而勿安反致激成違背從容以相化終必感動奮發人卽暴戾或忍心於不甚忠厚之人必不忍心於毫無意氣之士則彼不能勝吾而吾反勝之矣豈曰非强此南方之强也非必身居南方而後謂之南方之强南方風氣柔弱居多故有近於是者卽屬之爲南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方而已矣聖賢必不專以柔弱爲事而此猶不失爲忠厚之道故忠厚之君子往往以此自居焉北方之强何如金革凶器也誰不畏與之親而彼則習安其中頃刻不離視之若同衽席焉至死亾亦大矣誰不厭聞其事而彼則執金披革戰鬬而死樂此而無厭心焉北方之强往往如此此則輕生之徒何足爲强然亦可爲强矣蓋世間懼戰者多而彼獨不懼人情畏死者多而彼獨不畏一味欲以果敢不屈勝人者矣豈曰非强此北方之强也非必身居北方而後謂之北方之强北方風氣剛勁居多故有近於是者則卽以北方屬之而已矣聖賢斷不以剛勁爲事而此何純任血氣之爲故惟血氣之强者往往以此自居焉此二强者一不及乎中一過乎中皆拘於氣質囿於方隅不純義理者也豈而之所當强者乎若而强自有成德君子之强在其爲强大約有四焉凡人立身處世安得無與人同言同行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驕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者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生平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

而不爲岸異之時則爲和而不問其當和不當和而一於和則漫無可否與世浮沉和而流矣爲物所靡便不足爲強君子則自守以正當和而和而於其不當和者斷不違道以曲狥乎衆蓋和而不流也夫至不流以爲和則純乎和之義理而不爲人欲所誘眞能自勝其私者矣豈不爲強強哉何矯異於人也抑人立身處世安得無與人異言異行而不爲附和之時則爲中立而不問其當中立不當中立而一於中立則終成執拗必鄰偏黨中立而倚矣爲物所滯便失其爲強君子則確信爲是當中立而中立而於其不當中立者斷不執見以偏着於私蓋中立而不倚也夫至不倚以爲中立則純乎中立之義理而勿爲人欲所撓眞能自勝其私者矣豈不爲強強哉何矯異於人也達者志得易淫於富貴每至喪其鬱塞時所守之道一柔懦漢矣而君子之當國有道而富貴也則並不以富貴役心而但抒

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其蘊抱普之設施以匡濟天下將不變遷其塞時之所守以狗人焉是能擇夫處達之理以守之而自勝其易變之私者也其强豈不矯異乎人哉窮者難堪必畏夫貧賤每至生死所關遂變其平生之節又一柔懦漢矣若君子之當國無道而貧賤也則並不以貧賤累心而惟堅其節義聽之氣數以與爲終身即至阨窮以至於死而亦不移變焉是能擇夫處窮之理以守之而自勝其易變之私者矣其强豈不矯異乎人哉君子之强如此此則本乎學問涵養之深以化其氣質之偏故能獨超乎南北之上而爲而之所當强者也汝可不辨之而知所尚哉然則夫子所謂中庸不可能者以無是君子之强故也得是强而用其智以擇中庸則擇之精而道自無不行得是强而用其仁以守中庸則守之固而道自無不明矣。按金革二句以便文截對而意實串孫嗣績謹識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

此章承上數章而合言智仁勇以結之與君子中庸章相應只重末節曰唯聖者能正見非眞鮮能不能不可能人自不能如聖人耳通章是說中庸不是自敘遵字勉強依字自然前君子是學者乃尙近於愚不肖者後君子是成德者候到即是聖人弗能已是明其不當已勿涉矜夸唯聖者能雖是謙詞然非自諉實以自企。子思意以吾觀大舜顏淵君子之全道而知智仁勇固爲人道之門然欲兼之以全道非聖人不能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皆無與於斯道者也不又觀夫子之言乎曰道理本在至顯而有人焉偏以至顯者爲不足知而深求隱僻以爲知道理本是甚常而有人焉偏以甚常者爲不足行而好事詭異以爲行推其索隱行怪之心以爲能知人之所不能知能行人之所不能行方足以博取人間之名譽夫無實而求名則不足述矣然人情每厭故喜新故往往爲其所欺而羣相與

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

稱述之甚至後世亦然焉夫後世有述人必以為可為矣而不知此其知行正所謂賢知之過不當強而強者也何足為之吾則以顯然之理為知且不暇給而何暇為知於隱以平常之理為行且不遑盡而何遑為行於怪寧無述於世而斷勿為之矣

天下惟無弊之道為可擇故亦有略知可擇之君子遵而擇之

天下惟至正之道為可行故亦有稍能循行之君子遵而行之

夫既彷而彿之以為行則必始其行於一日貞其行於百年方有實得而為貞知力行至半途而竟廢矣蓋雖知而未得其眞故往往勉強為行而畏難而思阻安得不廢於半塗也夫可已而已則已之不足責耳不可已而已之何異於愚不肖之不及當強而不強者也其已良可慨矣我則知之必求其精而弗能已於知行之必求其盡而弗能已於行何敢如是人之至於半塗而不即前也然則吾所取法者何人其惟成德之君子乎君

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子深知隱僻非道之所有而惟中庸之道本乎天命爲探索所不盡故自然一依乎是以爲知深知怪異非道之所存而惟中庸之道率乎人性爲體行所不能窮故自然一依乎是以爲行又非如彼略知一二循途守轍以爲行也而且止以自得於己並無以此求名之念故依此中庸斷不至於半途而廢直至遯世不見知於人而安命樂天終無怨悔之心焉彼固以爲知之無益於吾道不知無損於吾道故也强於知行夫道如此誰則能之乎非吾之所能也惟知之盡而一如生知仁之至而一如安行不賴有意爲勇而自從容中道之聖人庶其能之乎吾固不敢不以之自勉而凡欲明行夫道者可不以聖人爲法而顧自失於索隱行怪半塗而廢之人哉觀夫子之言則知夫子所云民鮮能中庸不可能者特不能誦法聖人耳安乎獨歸其統於一人而曰君子中庸也。此前十章大槩發明智仁勇此後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

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支相承之次也

此章以費隱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言外欲人之不離道也

首節是通章之骨次節實言其費三節詠嘆其費末節結言其費只重費不重隱隱特以贊費之妙耳即在費中費之理無形聲可見聞故曰隱不可看作兩樣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於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不周故自邇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子思謂道原於天固人之所共有而人往往離之者得毋以道爲隱微不見或有可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

遺之處乎而不知若是者非君子之道也若君子之道其當然之發充滿盈溢無物不有無處不然蓋極其費者也何嘗有隱而不見者乎但其費之體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卽爲隱耳非隱別以能費非費無以見隱而隱卽在費中非費之外別有隱也蓋費而隱者也何以見道之費使斯道之流行能及於大而小或有所閒能入於小而大或有所遺卽不可以言費矣而道肯其然吾且以夫婦言之夫婦之中有愚者焉似於道無所知矣然亦有本然之良知於日用常行之理如事親事長未粘非日之類可以與知焉則道費於知之小矣然此特其偏端焉耳非其至也及其至而爲道之全體也則雖夫婦中有生知之聖人宜無所不知矣而或時與地隔耳目有窮亦有所不盡知焉雖此亦無損於聖人之知而亦見道有出於聖人所知之外矣費何如也夫婦之中有不肖者焉似於道無所能矣然亦

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有本然之良能。於日用常行之理。如事親事長耒耜井臼之類。可以與能焉。則道費於能之小矣。然此亦其偏端焉耳。非其至也。及其至而爲道之全體也。則雖夫婦中有安行之聖人。宜無所不能矣。而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行焉。雖此亦無損於聖人之能。而亦可見道有出於聖人所能之外矣。費何如也。不但聖人。更以天地言之。道出於天地。彼天地之化育。如是其浩大也。宜無不盡之道矣。然或有覆載生成之偶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有不滿其願。而怨憾之者。雖此之所憾。天地亦無如之何。非有損於天地之大。然亦可見道又出於天地之外矣。費何如也。夫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猶有所未盡。則是道也者。固兼小大而并包之者乎。故於君子之道而就其大者語之。則渾淪磅礴。無所不包。而其大無外。盡天下莫有出於道之外而載之者焉。就其小而語之。則幾微纖悉。無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物不體而其小無內盡天下莫有入於道之內而破之者焉故曰費也道費於大小如此則其流行動盪於天下者其機不可想見乎詩有云鳶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於淵詩豈獨爲鳶魚言哉蓋言天地之間無非物之所充塞即無非道之所流行故不必一鳶隨舉一鳶而道之成象於上而無不昭察者有如此鳶之飛於天矣不必一魚隨舉一魚而凡道之成形於下而無不昭察者有如此魚之躍於淵矣可見大莫能載即此察上下者之統會小莫能破即此察上下者之散殊充盈滿溢之中而又活潑流行如此何費如之世之不知道之費者往往以日用居室之間疑非道之所寄空虛浩蕩之處若無道之可見及與之反覆於大小上下之間而後知君子之道直無一處無之舉其端而已造端乎夫婦與知與能矣及其全體之至則又昭察乎天地之間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猶有憾鳶飛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魚躍皆可見矣端造於夫婦則由夫婦之類推之何一端之非道察極於天地則由天地之內外推之何一道之不察端無盡而察無窮而究其端與察之道體實無形迹可見聲臭可聞者也豈非費而隱乎體道者誠知其費則無一處之可離夫道矣苟其離之是道本充塞而我虧欠之也烏足以言體道之至哉

此章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爲遠求道故復以道不遠人發明之見廣大之中又甚篤實也首節爲綱尤重首句下治人施人自修三節申明各開說而意貫一串○子思謂吾言道如此其費人將疑爲廣遠而無窮或與吾無與或見爲難及而不知道也者散之在天地之間而聚之即在人心身倫行人己交接之間切實而可求者也不觀夫子之言乎子曰今人孰不言道而究莫能盡道者以其往往視道爲精微高遠與人無與者也抑知人外無道爲人而離道不成爲人人之一形一體一動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

一靜莫不有道焉以主乎其間此道具於人性率其性而見之日用人人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蓋本不遠於人者也若以爲遠非道之遠人乃人之爲道者遠之耳彼賢智之徒厭與知者爲卑近而不足知而強造作一難知者以爲道厭與能者爲卑近而不足能而強造作一難行者以爲道而其道乃遠於人矣夫遠人之道彼雖自以爲道然道率乎性遠人以爲道則拂人之性而不本於自然道在日用事物遠人以爲道則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卽不可以爲道知遠人之非道而道之不遠人益可見矣何以見道之不遠人也吾卽以君子治人言之夫治人必有治人之則人每疑君子以其則強人若然是伐柯之說也詩有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言不遠直不遠乎哉吾思執此柯以伐彼柯雖同一柯而所執者已成之柯也所伐者未成之柯也明有兩柯則一彼一此豈能卽合卽睨其目而視之極明

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

以做而為之而猶苦其則之有間而以為遠也若君子之以道治人也豈其然乎夫人之道即在其人之身故其則並不俟取之君子而與伐柯同君子治之亦即以其人身自有之道治之而並非以君子所有之道使之取則而與伐柯之須睨視同雖君子未嘗無政以導之刑以禁之禮以陶之樂以淑之然而無非所以開其迷振其惰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恰如其自己為人之道而已治之而不改君子無容即已也若其人能率君子之治而改其前日之非如不孝者改而為孝不弟者改而為弟不忠不信者改而為忠信則人道盡矣而猶督責之而不止是求加於其人所能知能行之外矣豈君子治人之道乎故即止而不治也以是而言則則之不遠洵不遠也即君子治人觀之而道之不遠於人可知矣更即以施人言之人往往有心愛人而人究不蒙其澤者以其施受之間違於道也其違於道者以

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其心之不忠不恕也主於內者旣不能盡己之心而忠則行於外者必不能推己之心而恕不忠不恕則動爲私意所偏凡百作爲多不得其當而遠去夫道也遠矣誠能本乎忠而行之以恕行以恕而忠盡乎其間則不入於私而能出以公雖尙屬勉強之脩爲未卽與道爲一然率此以往自然私漸盡去而理漸盡得其違道也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蓋人己之心本無不同凡事皆推己之心以及人自能合道如人以無道施諸己己所不願也則卽禁止之而勿以施之於人人情最易有己無人而於不願之事尤甚不願卽推己以及人而勿施焉則願者亦必推己以及人而施之可知推之恕也而盡其心以推之卽忠也卽施愛之所以盡道而知道在人心人人不異不又可以見道不遠人耶吾更卽君子之自脩言之君子實能自脩故道全備於君子其所備之道多端而大要不外乎四皆邱之所當能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

乃以吾自考四者之中求能其一未可得也四者維何子之道在孝人情未有不以孝求責其子者然不先以自求卽非忠恕之道矣乃吾以所求乎子之孝事吾父猶未能盡孝也臣之道在忠人情未有不以忠求責其臣者然不先以自求卽非忠恕之道矣乃吾以所求乎臣之忠事吾君猶未能盡忠也弟之道在恭人情未有不以恭求責其弟者然不先以自求又非忠恕之道矣乃吾以所求乎弟之恭事吾兄猶未能盡恭也交朋友之道在信人情未有不以信求友之施於吾也然不以先施於友者自求亦非忠恕之道矣乃吾以所求乎友之信先施於朋友猶未能盡信也吾未能夫君子之道之四者如此然吾所以未能者何哉不能如君子之從事於言行之慥慥耳以是子臣弟友之道體之身者德也此其德並無新奇非庸德乎吾未免以其庸則厭之而不行者有之而君子則不敢厭也深知庸德

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之可行而必踐其實蓋惟庸德之是行焉以是子臣弟友之道宜之於口者言也此其言亦並無新奇非庸言乎吾未免以其庸則忽之而不謹者有之而君子則不敢忽也深知庸言之宜謹而必擇其可盡惟庸言之是謹焉行則宜無所不足矣然天下惟德之庸者其義理無窮行之終身而難盡況不行則已愈行則愈形其不足吾則於行之後而有所不足不無懈弛矣而君子則以爲吾一行之有虧卽終身之玷故欲不自黽勉其必有所不敢也不敢不勉則行之益力矣謹則宜無所有餘矣然天下惟言之庸者其議論易出謹之又謹而難盡況不謹則已愈謹則愈覺其有餘吾則於謹之後而偶或有餘不無自寬矣而君子則以爲吾一言之太過則踐之必難故欲偶或盡之其心有所不敢也不敢盡則謹之益嚴矣謹之益嚴則所言者必皆其所已行而言能顧行矣行之益力則所行者必能踐其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言而行能顧言矣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僞爲而已言行相顧則君子宣於口者皆親切而有味而非無實之空言君子體於身者皆篤實而眞得而非外飾之美觀胡不慥慥爾也此君子所以能是四者而爲君子之道也吾未能如君子之慥慥所以未能事君父兄與交友焉耳而何敢不重自勉以求必能之也即君子之自脩不外子臣弟友庸德庸言道豈遠人者哉合治人施人自脩而皆見其不遠則彼之爲道遠人者宜知返矣觀夫子之言信乎道雖廣大仍自切實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此章即素位不願以見道之更切於前章所言也首節爲綱二句串看二三節分貼以申明首節觀四素字行字五不字可見而兩意未嘗不相兼四節總結五節引證富貴四者特舉其槩無入句總承上四項而又推開以盡其餘正己帶言只重不求無怨虛言下二句申明之小人句反言以形君子盡道之妙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不平列似君子不是比射於君子當以君子爲主反求諸身只是証明居易俟命即以証明素位不願不可歸重此句增出工夫夫子口中只汎說繳上當在言外○子思自言曰夫子說道不遠乎人之身心言行然就其開其道亦自無窮有分所當爲者有分所不當爲者不可不知也凡分所當爲之事謂之其位非吾所當爲者即爲其外而位又有不同有將來有過去惟現在當爲者則爲素位位中道理雖無不該而非其現在之素即位之外者矣是即我所不可行行之即爲願外世人不知皆視以爲分內之事而行之嘗心位外道之所以不盡也若切於體道之君子則不然君子深知素位之中皆道而素位之外無道又知素位中之道行之不盡而素位外之道與我無與不行其素固爲悖道即行其素而分願於外則其素必不能盡故因其現在所居之位而孜孜汲汲以身體而力行之未嘗於素位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外生其想慕而求得之也身在此心即在此而已矣蓋惟素位而行則自不願乎外君子固有一致之功然必不願乎外方爲素位而行君子又有交持之學夫素位而行其事難以歷舉我且略舉數端而可見其餘矣如見在富貴之位則即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乃人往往反輕視富貴而樂行貧賤時之所爲以爲不失故我則富貴位中之道便已有虧君子不敢也達則即思兼善天下而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焉見在貧賤之位則即有貧賤所當行之道乃人往往反不安貧賤而樂行富貴人之所爲以爲留心當世則貧賤位中之道便已有虧君子不敢也窮則惟知獨善其身而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焉見在夷狄之位則即有夷狄所當行之道乃人多輕視夷狄而或變禮易樂以行其所爲以爲吾能異乎夷狄則夷狄位中之道便已有虧君子不敢也雖之夷狄而忠信篤敬之不離行乎夷狄所當行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

道焉見在患難之位則即有患難所當行之道乃人多矯情患難而或貪生畏死以行其所爲以爲吾能不若患難則患難位中之道便已有虧君子不敢也一當患難而文明柔順之兼至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焉夫富貴順境也人入順境則得意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人入逆境則失意生其得自外至非自得者也今即君子之入於四者之中而一行乎其素如此則以此推之安往有不行其素者乎無往不行其素則不愧不怍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處之泰然欣欣自得於心矣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即不願乎外其事亦難枚舉吾亦略舉一二而可見其餘矣如凡人在上位則思下之順我而不順即作威以陵之在下位則思上之庇我而不庇則附勢以援之凡此皆所爲願外也專欲求人而不遂其求必生怨望若素位之君子豈其然其在上位也則下交不瀆而初無陵忽乎下之心其在下位也則

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

上交不諂而初無攀援乎上之心惟反而自正其己正己在上之位則吾事盡於上而其心已足正己在下之位則吾事盡於下而其心已安推之凡事莫不皆然何所求責於人而有懟怨求諸人而不應人或有歸其咎於天者以為天之賦我獨薄而君子既不求於人則窮通聽之在上之天而已自不怨及於天求諸人而不應人又有歸其咎於人者以為人之待我不公而君子既不求於人則用舍聽之在下之人而已自不尤及於人是眞無怨者矣所為不願乎外者如此惟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平日之所居處有大異乎小人者人之所居誰不樂其平易而無危然惟君子素位而行則事事順理方能在在皆屬坦途其居何易也居易何尚有馳心於位外而逆命以逞者乎窮通得喪一付之氣數之適然以俟其自至而已矣若夫小人平日所行莫非位外之事逞私智以自喜違理道以妄干以入於禍

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敗豈不危險雖窮通得喪自有氣數以制之不可徼求而彼昏不知向欲以行險者徼求僥倖之得於萬一究之幸不可徼而徒即危亾何如君子之居以俟之無入不自得之爲愈哉然而君子之大異於小人非獨吾言之也即夫子亦嘗言之矣夫子曰大凡君子之爲君子自有其眞何可以似求之而況於技藝之末如射乎然而我嘗觀射者之用心而竊謂其有似乎君子焉凡賓射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張皮侯而設鵠同射者皆以得諸正鵠爲期若吾獨失焉未嘗責備夫人之累我而但反而求責其身必我身之內志未正外體未直以致有此失也射者之用心如此其即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之心乎故曰有似乎君子也夫夫子所言君子但反求其身之意即吾所言素位行不願外而居易俟命之謂也世之欲盡道者可不以君子爲法乎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琴瑟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此章明道之進爲有序又不可躐以素位而躐等也首節是綱最重下三節是借以証明其意非謂止於此也子思謂君子行道固須素位然位中當行之道亦有次序又須循序漸進精義入神必本於灑掃應對之節盡性至命必始於人倫日用之常取而辟之就如路之有遠邇然欲行至千里百里之遠不能遽遠也必自門庭之近行之而後漸行漸遠是邇外無遠也君子之知行夫道者亦必如此由近及遠矣又如勢之有高卑然欲登至危峯絕頂之高不能遽高也必自平地之卑登之而後漸登漸高是卑外無高也君子之知行夫道者亦必如此由卑躋高矣若卑邇而恣意高遠固非君子之道安卑邇而阻於行登亦非君子之道而所謂自邇自卑之意何如嘗觀之詩與夫子之言而可見矣詩曰妻子情好契合就如鼓瑟琴一般和之至也兄弟既翕然友愛而和順悅樂且耽於和樂樂之久而不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變也旣翕則不特兄弟宜也直能宜爾室家矣好合則非妻孥之自樂也實爾能樂爾之妻孥矣夫一家之中尚有父母在也乃詩不言意者妻子自妻子兄弟自兄弟而與父母無與乎乃孔子則讀詩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妻子兄弟之外也曰父母其順矣乎夫父母未有不欲其子與妻子兄弟相和樂者也使妻子乖違兄弟參商父母見之自必瘖瘵不安而中懷憂戚矣今和樂如此相與倡隨友恭於父母之前則太和之氣溢於家庭親愛之情浹於膝下父母尙何有不足於心而不安寧悅樂者乎夫妻子兄弟父母皆卑邇之人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皆卑邇之事不可以父母爲高遠也然以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因以得父母之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矣即此推之君子之進爲何在不有所自以漸及乎哉

此章言鬼神之盛無非一誠爲之以發明道之費而隱摠見人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不可須臾離。道卽不可須臾離誠也。首節是言爲德、猶云鬼神之爲鬼神。以氣言。未以誠言。不必泥註性情功效。發揮講家謂德卽指誠。非是。二節實言其盛。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末節結言其所以盛。誠字最重。爲一篇之歸宿。自道不遠人以下。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要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騖於高遠也。此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眞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於虛僞也。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鳶魚言道卽物之形以見道。此以鬼神言道卽物之氣以見道。此章鬼神所該甚廣。凡天地間無大無小。一形一氣。皆是。中節祭祀之鬼神。單指天神地祇人鬼言。詩所言亦是此類。但不以祭祀言。微字卽指鬼神之不見聞。顯卽指體物。誠在微中。亦卽在顯中。所以主乎微顯者也。卽指微。不可。說在微之外。亦不可。子思謂吾前言道之費隱。仍歸切要。而非高遠矣。而孰知又極眞實。而非虛僞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

者乎天下至虛莫如鬼神人必疑爲不可知無可據而或非道之所存矣而實無之非道也觀夫子之言而可見夫子曰人亦知鬼神之爲鬼神乎人或以鬼神爲幽微渺茫未必流行昭著於人間即有之亦必有時而見有時而隱有處而衆多有處而衰息者也而其實不然吾見天地間無時非鬼神之所流行無時非鬼神之所昭著無處非鬼神之所流行無處非鬼神之所昭著也其盛矣乎夫鬼神非他特陰陽之氣之靈者耳天地之間何莫非陰陽之氣之所充塞即何莫非鬼神之所充塞無處皆鬼神有處亦皆鬼神虛處皆鬼神實處亦皆鬼神寧弗盛焉何以見其盛凡有形者皆可見若鬼神則無形也雖欲視之而弗可見也凡有聲者皆可聞若鬼神則無聲也雖欲聽之而弗可聞也然鬼神雖無形可見而見天下有形之物即見鬼神矣鬼神雖無聲可聞而聞天下有聲之物即聞鬼神矣何也以鬼

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神固體乎物而不可遺者也物之始也誰始之陰陽之氣日至而滋息始之也是即神也物之終也誰終之陰陽之氣日反而遊散終之也是即鬼也物形也鬼神氣也凡形莫非氣之所生成即莫非鬼神之所依附一物各有一鬼神萬物共此一鬼神豈非鬼神爲物之體而不能遺物物爲鬼神所體而不能遺鬼神乎何其盛也而所謂體物不遺者於何驗之且看祭祀之鬼神凡天下之人於祭祀必內而齋明其心外而盛服於身以奉承之誠敬之至其精神與鬼神相爲感召此時覺鬼神降臨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間隙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一般使非鬼神體物不遺何爲誠敬如此所見又如此則非人之自爲之實鬼神有以使之然也即祭祀之一端而凡爲鬼神之體物不遺亦可見矣此其意又可證之詩詩曰人每見有鬼神而始敬鬼神不見鬼神而厭射之心即起是謂鬼神有時而臨汝有時而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不臨汝也而孰知䁱室屋漏之中鬼神無乎不在其格思也不可測度其何自而來何自而去何處而有何處而無也是極其誠敬尙恐有愧於鬼神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詩言則知鬼神無往不洋洋如在也豈特祭祀爲然哉而吾所云體物不遺益可信也要而思之鬼神不見不聞則甚隱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顯著而不可揜也天下顯者未必能有微微者亦豈能爲顯而鬼神微之所在卽顯之所在是微之顯也夫微之顯而不可揜如此盛者何哉則非僅鬼神爲之而實誠爲之也蓋鬼神是氣之屈伸而氣之所行無非天命實理之所寓所爲誠也實有是理以主氣始實有是氣以載理凡天地之闔闢四時之推遷化育之通復物類之消長人心之靜動人事之行止何莫非鬼神卽何莫非誠是鬼神之體物不遺如此者一誠之體物不遺如此也鬼神之洋洋如在不可度思如此者一誠之洋洋如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在不可度如此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則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也由子言觀之益可見道之兼費隱包小大而不可須臾離矣而體道者何可頓刻而入於虛僞歟

此章言舜之盡孝格天見庸行之妙以發明費之大也大孝是全章綱領下德福兼隆正大孝處五句且平看次節方歸重德上大德不止於孝而大孝即在內即舜之事而論其理見其以德受命即以孝格天處三節即接出天意不過發明大德必得意不重四節又証明因材而篤意亦不重不必粘着周說末節承上兩節[illegible]此則汎言大德者不指舜也子思謂甚矣中庸之德之費也論脩德之心但知居易以俟命無取必於天之心而論脩德之應則德極其盛而即可造命以格天要非有加於庸行之外也如夫子之言舜者可見矣子曰凡事親者皆當盡孝然孝有小有大小孝世或能之大孝則未易

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多遺也吾嘗上下古今而見夫虞舜也者其能極盡孝之量而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其爲大夫之於其德福兼隆也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然有賢人君子之德亦已難矣而况聖人乎乃舜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直爲聖人之德使天下之稱聖人者相歸美於所生其顯親也至矣非尊不足以榮親然有大夫公侯之尊亦已難矣而况天子乎乃舜則由躬稼之身蒙禪讓之休能登天子之尊使天下之尊天子者并尊及於所生其榮親也至矣養親必資乎富而養之以一邑一國之祿寧不可爲養然而何如有四海者之養爲更大也而舜則富有四海之內矣以四海養親其養不亦至乎且也親未有不欲子之光前而舜則上祀先人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大夫祭以諸侯而已也親未有不期子之裕後而舜則下傳爵土於三代之遙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也以此五者事親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直極孝之分量者矣豈非大孝而何然而舜無邀福之心也福爲德之驗德爲福之本觀於舜之德爲聖人而因以致尊富饗保而知德福之相因固有不期然而自致者是故特患人之於德不能備德之全而爲大德耳如果造於神化極於恢宏如舜則氣數不能窮時命由吾造而諸福之來如操左券亦如舜之由匹夫而爲天子而其位必得矣由成邑而撫四海而其祿必得矣人人稱頌而重華協帝之名有必得也風雷不驚而耄期倦勤之壽有必得也而由是可以識天意矣故天之生物也有時不恤爲厚之以恩澤人或疑爲天之獨有心於是物而孰知天無權權仍操之物也蓋必其物之材質有可篤而後因而篤之焉故其材而爲栽者乎則天亦止此雨露霜雪之施而彼植立既固自能承受得趣則日以滋息而遂爲天之培之矣其材而爲傾者乎則天亦止此雨露霜雪之施而彼柔脆不堪自無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承受根基則日以零落而遂爲天之覆之矣信乎其因材而篤也大德必得豈倖致哉而正不止一聖之天然也詩有曰吾觀此君子何其可爲嘉美可爲悅樂也以其德之美善光輝發越而顯顯也其令德何如顯實有德以被於草野之民而與民無不宜德之顯於民也實有德以被於在位之人而與人無不宜德之顯於人也能宜如此則德可爲民人之主有以默感乎天而天予之以四海之富之祿矣然天雖能與而實因乎君子之能受是以天心仁愛君子又且爲之保安其身體佑助其德行而命之爲天子天心仁愛無已又且自天而申重保之佑之命之使之子子孫孫長受福祿於無窮也夫受祿保佑天申必本於令德宜民人是正天之因材而篤之意也詩與吾言不相發明哉由歷代之天意觀之而益可以知受命之故矣蓋天命雖不可覬而天心無不可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世之人能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大德如虞舜者必能受天之命而爲天子享位祿名壽之全亦如虞舜矣人可忽視孝爲庸行而不思脩德盡孝以格天哉觀夫子之言孝至格天而知中庸之道之費如此其大也夫

此章以周家父子作述之隆發明中庸之道之費通章以無憂爲主以作述申明之二三節又申明子述以武王爲主周公不過完武王之述耳無憂以境言不以心言纘緒是纘積德累仁之緒一戎衣下是後來不得已事非纘緒本意也下以祭爲主喪葬帶言之子思謂中庸之道之費於大也不獨於子言虞舜見之卽子言文王又可見焉子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所不足於境而其心因之有憂求其境遇之間皆能如意而一無所憂戚者不可多得吾爲思之其惟吾周之文王乎在文王之自處望道未見視民如傷終日乾乾猶懼有失何嘗無憂而自後人論其境遇則殊可無憂何以見之亦惟於父子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聞見之大凡國家之事一身獨任而生吾於前吾生於後者皆冥冥無聞之人則內顧家庭殊多拂意處矣以舜禹之聖而有瞽鯀之父以堯舜之德而有朱均之子此亦帝王之憾事也而獨至文王父賢子聖聚於一家前光後裕超乎百代以爲父者王季也以爲子者武王也既有賢父以創作基業於前又有聖子以紹述功德於後何其盛也雖文王能自振興可無恃乎父子之作述然而與其一人特起勞於中間何如前後皆得其人既無開創之勞又無廢隊之患而世德綿綿爲無缺陷也哉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父作固不可少而子述尤爲至急況文王之子述又非尋常之子述乎周家基緒雖昌盛於文王而實王季其勤王家於先太王造基王迹於始以貽文王者也則文王望子之纘已之緒以并上纘夫太王王季之緒何如其切而武王竟能纘之三王積德累仁於前而武之積德累仁者勿替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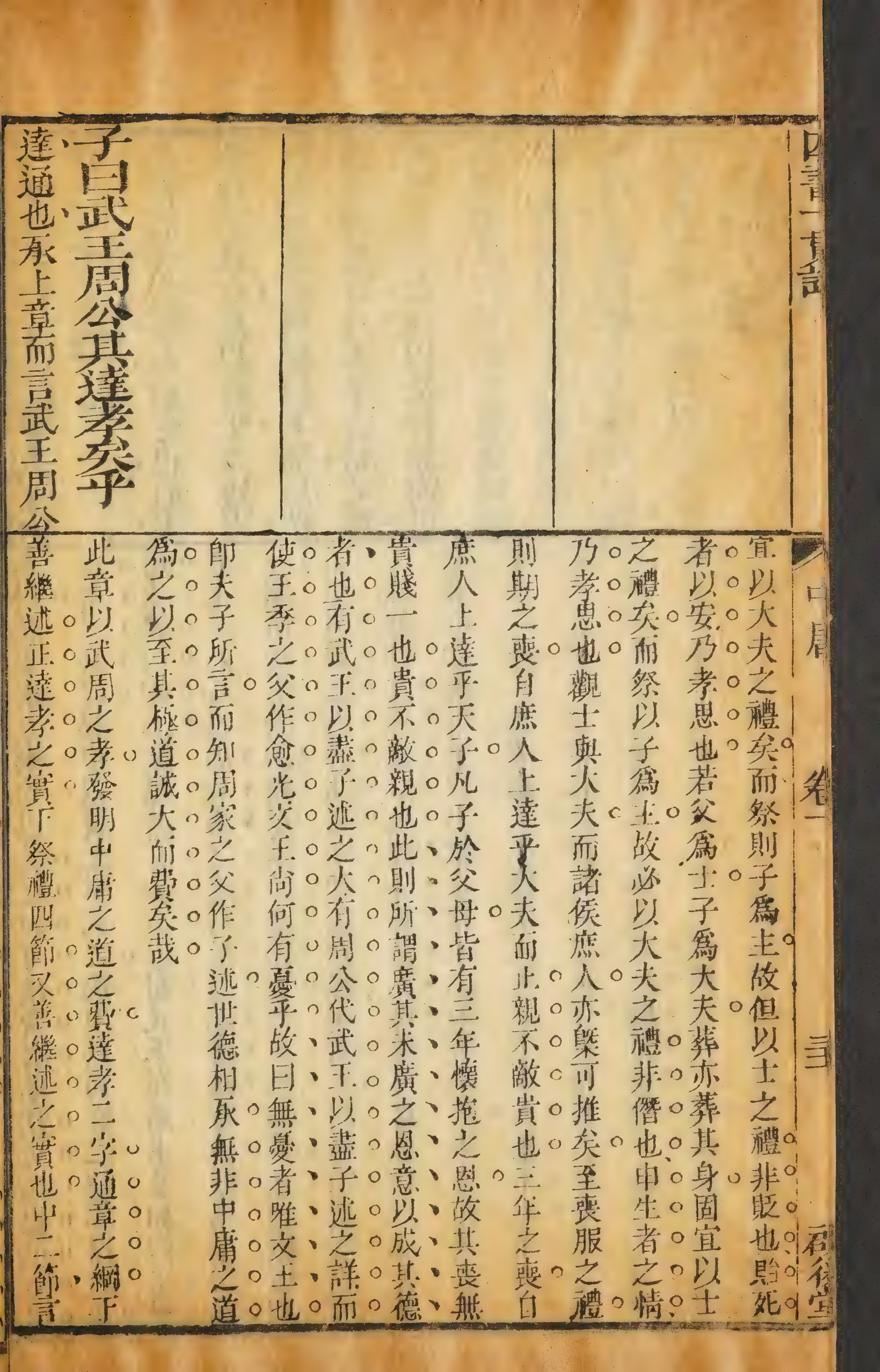
三王漸昌漸熾於前而武之漸昌漸熾者如故也克守侯服即已無愧纘緒何嘗有心於天下哉無奈其後商紂無道愈甚天怒人怨八百歸心不得不伐於是一着戎衣無俟再舉即會朝清明而有天下焉夫以臣伐君事不順名不美宜乎顯名之易失也然天下皆諒其爲應天順人以伐罪弔民而無利天下之心故皆頌爲仁人望爲我后而天下之顯名仍不失焉於是變侯而王尊爲天子焉化國而天下富有四海之內焉由五廟而爲七廟宗廟以享其先焉卜世而有三十子孫以保於後焉常是以守經而爲纘緒變是以達權而爲光大何莫非武王子述之事也然而武王受命之時蓋已耄耋之年而老矣甫定天下而創建之事尚未及備是武之德未成即文之德未成也文王在天之靈又能無憂乎而猶幸有周公在公以子道而兼臣道爲家相而輔幼冲念文武當日何有欲畏之孝思是其德也而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未得展爰爲之制作以展之尙有欲廣之恩意又其德也而未得廣爰爲之制作以廣之而武之德以成而文之德亦因以成焉成德何如王業起於古公公季而武王在時未及加以王號非文王之心也周公爲之追而王之廟號改古公而爲太王易公季而爲王季則祭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太王之父組紺以上至后稷之先公亦有守世之功德而武王在時未及隆以天子之祭非文王之心也周公爲之上而祀之尊后稷以配天尊羣公以合食而至於王號之尊不必加矣此則所爲展未展之孝思以成其德者也天下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誰不有孝親之心文武自家之孝思展而天下之孝思不得展亦非文王之心也周公爲之推斯自家上祀之禮以漸通達於下而使無不及隨其尊卑之分各盡其孝親之禮禮莫大於祭而喪葬亦隨以附焉即以大夫與士言之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葬其身固



宜以大夫之禮矣而祭則子爲主故但以士之禮非貶也貽死者以安乃孝思也若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亦葬其身固宜以士之禮矣而祭以子爲主故必以大夫之禮非僭也申生者之情乃孝思也觀士與大夫而諸侯庶人亦槩可推矣至喪服之禮則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凡子於父母皆有三年懷抱之恩故其喪無貴賤一也貴不敵親也此則所謂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其德者也有武王以盡子述之大有周公代武王以盡子述之詳而使王季之父作愈光文王尙何有憂乎故曰無憂者雖文王也卽夫子所言而知周家之父作子述世德相承無非中庸之道爲之以至其極道誠大而費矣哉

此章以武周之孝發明中庸之道之費達孝二字通章之綱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善繼述正達孝之實下祭禮四節又善繼述之實也中二節言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

春秋則祫禘言宗廟則該時祭是叙其制踐位節則承上二節而結出善繼述意末節就祭上推言之以見祭義之大總爲達孝內事註通於上下上指天子下指臣庶通春秋兩節在內非外貼兩節也善字兼守常達權繼述兼制作功業總在道上說道上擴充得盡便是善繼述制作所該甚廣而祭爲大故舉以槩其餘祭禮亦不止天子言天子以槩其餘子思謂中庸之道之費於大也不獨於子言文王見之卽子之言武周者又可見焉子曰凡人君能盡子道者皆可以語孝而特恐所爲未必盡善則不能盡合乎天下古今人之心使羣服其孝則但可言孝而不可謂之達孝矣惟我周武王有天下而盡孝周公爲相推武王之意以盡孝凡所以隨時盡制體道盡倫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期各自盡者也故其孝推之一時之天下而準推之萬世之天下而準其欽服而稱頌之者無一異詞眞可謂達

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孝矣乎蓋其孝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而不能易以視舜之孝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而不可及者均爲不可多得者矣夫所謂達孝者何如凡前人有欲爲之事爲志而吾必欲成就其志謂之繼志然苟存心不當於理卽予親心以不安雖繼而未善也前人有可法之行爲事而吾能爲覲揚其事謂之述事然苟作爲不當乎理反使親行有所不光雖述而未善也烏能合乎天下人心之同然而謂之達孝乎若武周之繼述以存心而言則念念合乎倫理以作爲而言則事事合乎至道故無論守成前人果有其志事而我繼述之無論創造吾體前人之心以爲宜有此志事而繼述之而皆上契天心下通衆志而無有遺議是誠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斯則吾所謂達孝者也其所善繼述者大抵不越乎王業之善禮制之詳而吾不及盡言也卽以禮制言之禮制亦不止祭祭亦不止在王家而卽以祭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

在王家者言之則有敬祖考之制焉其敬祖考之禮不特時祭也時祭亦不特春秋也而即春秋可槩其餘宗廟祖宗所依也因春露秋霜之感將祭於廟而使廟貌不新何異生時之寢處而聽其隳也武周何忍乎故掃除黝堊雖平日不廢而於將祭則更加修焉寶器祖宗所遺也因春露秋霜之感將祭於廟而使宗器不見是忘生時之玩好而俾之傷也武周何忍乎故玉鎮大寶雖世守勿替而於將祭時則備爲陳焉先祖生時所服者有裳衣使春秋祭時而不設以授尸則神何所憑依而令吾如見先人之儀容乎於是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與衣繪裳繡而俱設之以像其生存先祖生時所食有時物使春秋祭時而不薦之几筵則忘親之嗜好安所見感物思親之誠孝乎於是或一時之肉食或一時之菜食實鼎俎豆籩而薦之以同其奉養其敬祖考者如此又有愛子孫臣庶之制焉其愛子孫臣

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庶之禮不特宗廟也宗廟亦不特祫祭也而即宗廟之祫祭可槩其餘同姓之助祭者各有昭穆之分而昭穆混淆則支派莫辨非親親之道矣武周爰制爲宗廟序立之禮使立於阼階者昭前穆後而昭與穆不混昭穆同論爵爵同論齒而昭與昭穆與穆不混蓋所以序昭穆使各親親也異姓之助祭者各有貴賤之殊而貴賤混淆則分位凌夷非貴貴之道矣武周爰制爲宗廟序爵之禮使立於西階者外臣則以公侯伯子男爲前後之序内臣則以公卿大夫士爲前後之序蓋所以辨貴賤使各貴貴也將祭合同異姓而射於澤宮以觀其德必中多者得與於祭則凡執事於廟者皆賢者矣而武周又取其事而序之何哉蓋事有煩簡難易之不同使德高才稱者司其重大之事德淺才小者司其輕鮮之事乃所以辨其賢之高下而爲賢賢之道也祭畢合同異姓而飲福於廟以沾神惠主獻賓賓酢主因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旣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而衆主與衆賓徧爲導飲爰有旅酬焉乃武周必使賓主之子弟各先自卒爵以勸其長而下爲上何哉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子弟卑賤旣不得列於助祭之班而有所事則已愧及至申敬又不得効一爲上之勞而與飲福則愈愧故是禮乃所以推其恩以逮賤而爲幼幼之道也及異姓賓退徹俎於寢室復燕同姓以示加惠同一昭穆中則以毛髮之色爲坐次髮白重者必年長髮白輕者必年少而不復論爵此又所以於尊卑中序年齒以爲敬乃老老之道也其愛子孫臣庶者如此卽此所制祭祀之禮何等詳盡洽於情理而可以想見武周之善繼述矣當祭之時對越神明有主祭助祭之位焉祼獻登降有堂事室事之禮焉聲容感格有堂上堂下之樂焉夫此位禮樂皆武周所制而踐之行之奏之以敬所尊愛所親者也非復先王文考時之位禮樂矣則亦非復先王之敬之愛之矣而武周以爲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

先王而在今日則因時制宜亦必有此欲爲之志有此必爲之事則位皆其位也禮皆其禮也樂皆其樂也尊亦其所欲尊親亦其所欲親也予小子特蒙先王之遺而踐之行之奏之以上敬其所尊之祖考下愛其所親之子孫臣庶而已如是是先王雖已死而武周事之一如生也先王雖已死之久而亾而武周事之一如存也寔能曲體先王之心以將其孝思者也豈非善繼善述而爲孝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而所謂善繼述之祭祀不止此也又有郊社之禮與宗廟禘嘗之禮並重焉冬至祀天於南郊圜丘爲郊之禮夏至祀地於北郊方澤爲社之禮夫此禮果何所取義哉蓋天生地成其德無方使無此禮以致其敬則忘天地生成之德矣故郊以答陽社以答陰所以致其奉事上帝之誠之義也夫神統於尊言上帝而后土在其中矣五年合享而有宗廟禘之禮四時分薦而有宗廟嘗之禮夫此禮

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右第十九章

有詳略耳

又何所取義哉蓋祖功宗德其被無窮使無此禮以致其孝是忘祖宗功德之遠矣故禘以追遠嘗以厚親所以致其孝祀先人之誠之義也夫祖有遠近言先而后稷以下皆在其中矣夫有是郊社禘嘗之禮卽有是所以郊社禘嘗之義是義精微宏遠爲人君者不可不明也武周明而制之故能上承天地祖宗之意下裕經綸撫字之模則凡人君有能因文測情深契其精微之蘊洞悉其宏遠之藏而明此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乎吾知推之以治其國而所以治國之道亦甚易見而無難爲矣蓋社與嘗上下可以通行而郊與禘惟天子得行明此義以治國必能使天下各安上下之分而不亂天地雖能生成而贊天地之生成者在君祖宗旣垂功德而宏祖宗之功德者在君使不能體天地之心祖宗之意以普被生成功德於萬方臣民而但以一祭爲享帝事先而已是亦猶襲其文而無其實矣故明此義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以治國則理無不明必能體天地生成之德以仁育萬方推父毋敬愛之意以孝治天下而誠無不格將見萬事得其序萬民得其所無不可致其治國也不直如視諸掌乎夫一享帝享親而治國之道俱寓其中如此豈非盡制盡倫適合乎天下古今之人心者乎謂之達孝不信然哉觀夫子此言亦不過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者也道誠費而不可離也夫

此章詳言中庸之道以終費隱之意而實連前言知仁勇諸章并結在內也人存政舉通章之綱連人道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下爲政在人七節言人存之事而末云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已帶到政舉意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之目下四節言舉政之事而末言所以行之者一仍歸到人存上凡事以下承上兩一字來說求誠工夫以盡所以人存之旨人存則政自舉矣故又重人存總之頭緒雖多最重修身二字合禮義以盡仁合三達德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以行五達道皆脩身之事而九經仍以脩身爲首可見脩治原一個工夫其要在誠其功在擇執而已然俱是論政不可像是講學人道重君一邊上二句汎言下二句方合文武之人政言說仁又說義不重義特以引起尊賢又說禮不重禮特以引起知天皆示人用功切要處等殺處即禮無兩層故君子節結出次序以責成君子以脩身爲綱下逆數其功知天是始功見仁又須智意下四節承上意而詳言道德及以德行道之等而歸重困勉三近之功以完脩身之事前後兩仁字一重愛上一重無私上九經之效節俱重下截上截不用講明九個所以字皆着力字服非現成語兩一也字且虛含誠字勿太露凡事二句直貫到章末前二節言豫之意後四節言豫之事前定即豫也豫字當不得誠字所豫者則誠也至明强則立矣天道人道相承說下非相對上誠者指理下誠者指人明本然之誠正以歸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重當然之功、博學五者、有緩急無先後、此道此字專指己百己千不必兼學利。子思謂大舜文武周公中庸之道統傳於吾夫子。卽夫子之告哀公者觀之、其道可謂包費隱兼小大極盡其詳、而又得其要者矣。哀公欲知所以治人、而問爲政之道於夫子、夫子以治人必先本於治己、故告之曰、夫古今爲政者多矣、而一切無本之治、不可以言政。政之美備者、其莫如吾周文武乎。況臣道則宜尊王、親道則宜法祖、昔文武有其政、而天下垂拱而治、豈君法文武、而魯不大治乎。或者其政至今無可攷則無如何耳、乃文武往而政不與之俱往、大綱布於方、小紀布於策、猶昭昭然也。吾君何難舉而行之、但方策所載者法也、而法以人行。昔文武君明臣良、故能一德一心、以舉此政。今之爲君者必能有如文武之君者、以主治於上、又有如文武之臣者以輔治於下、是其人存矣、則其政自能舉行。不然、而君臣皆不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能如文武是其人亾矣則徒法不能行而政即息滅矣人存何以政即舉蓋以人之爲道能有爲自可敏政君之道主於得臣之道主於和以君倡臣則臣自和之而工熙績奮者不疾而速矣猶夫地之爲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脈滋潤而百昌即應時發榮一般故旣有人則卽難行之政亦舉之易易而况文武之政也者其制作最爲精詳合人情宜土俗尤其易行者乎取而譬之殆如樹中之蒲盧也以是易舉之政而遇能舉之人宜其不崇朝而奏功也惟人道足以敏政故人君爲政固在於得賢人爲輔而後紀綱易理矣然而人君之身又爲取人以立政之本苟身未能脩則取舍不明而賢否倒置賢人誰樂爲我用是欲取人又必以身也而所以脩身者可不急講乎哉身之所範圍者有道而道之所貫徹者有仁使整飭儀容於外觀而倫理有虧矯飾情文於吾接而至性不篤則仁愛之心不足以浹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洽乎道之中而身何自脩乎故欲脩其身必以道而親義序別信之是行欲脩其道必以仁而慈愛惻怛之是將仁以脩道而脩身之實盡則取人有本而舉政不難矣有仁必有義有義必有禮脩道以仁爲重而義與禮似緩者也然義亦足以輔仁而行禮又足以合仁義而相濟爲功故此三者之所用不可不明其所重與所自來也人之所以不盡仁者以仁爲若無與於人也而孰知仁者即人之生理乎人具此生理自當隨所往而皆仁方成個人然而仁心之發切近而精實者莫先於親凡道中倫類皆自此而推之故仁以親愛其親爲大人之所以不盡義者以義爲若無與於事也而孰知義者即事理之宜乎事理之宜爲者無一處可以不尊而敬之而宜尊敬之以講明親親之仁者莫急於賢親親之仁明而凡道中之宜仁者亦以講明故義以尊禮賢人爲大至於親親之中一本九族又有隆殺之別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尊賢之中爲師爲友又有等級之殊此非可以意爲之而故過或不及也其中自有一定之節文在焉爲一本爲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之一毫不可減也爲九族爲小賢非故薄之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禮不在等殺外蓋等殺處卽禮所生也有禮只尊賢而賢始肯爲吾講明倫理因以親親之禮行吾仁於道之中而身可脩矣則甚矣脩身之重也故君子而欲取人以爲政不可以不脩身身不脩而人可取不脩可也不然何可不脩身不脩而人可取政可舉不脩可也不然何可不脩然而吾前言必合仁義禮以脩道而後身可修則仁以體道者脩身之實也故不思脩身則已思之則不可以不事親義以輔仁者親親之資也故不思事親則已思之則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之賢否則尊賢當而事親亦得然人又不易知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其理皆出自天苟未能格物窮理以知天則賢人在前不知鑒別尊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禮失其宜非以喜怒徇吾之意即以毀譽徇人之情又何能資之以講明事親之理乎故欲知人以事親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知天爲脩身之始事而知人事親繼之凡皆以爲脩身也故曰不可以不脩身夫此修身之道非一人之所獨由也乃天下古今所通行之達道也而所通行者又不止親親一端總而計之蓋有五焉所以行是達道者不止仁之一端總而計之蓋有三焉五者何曰在朝則有君臣君之道惟禮臣之道惟忠也在家則有父子父之道惟慈子之道惟孝也又有夫婦夫之道主於倡婦之道主於隨也又有昆弟昆之道主於友弟之道主於恭也在家以外則有朋友之交接其道在先施以信也此五者或以天合或以人合或以恩勝或以義勝而要皆天下古今所通行而無異同者也脩此五者而身即以脩矣三者何一曰知心無一毫之蔽一曰仁心無一點之私一曰勇心無須臾之怯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

此三者生而即得於心謂之德而非一人獨得之德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達德也有知以明此達道有仁以體此達道又有勇以強此達道而使知無所不知仁無所不體則道以脩而身愈以脩矣然達德固所以為脩達道之本而必又有所以行乎達德與達道之中者而後可也此則不必復有五與三也一而已矣理不煩多而勢居至要無是一以貫乎三之中則有知仁勇之名而無知仁勇之實何以感通乎達道之中有是一以貫乎三之中則知是真知道自無不明仁是真仁道自無不體勇是真勇道自無不強也然知以知道而知之有蚤暮其等正自不同仁以行道而行之有難易其等亦自不同不同而其究無不可同者全恃乎勇不知其不同人將希夫蚤與易而畏夫暮與難矣不知其究可同人誰樂為其暮與難以求及夫蚤與易乎故臣試為君列而言之其以智而知此道者或有稟氣清明

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禀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而得於生初者焉或有禀氣微帶昏濁而得於學問者焉或又有禀氣甚昏濁而得於困苦者焉似學不如生困不如學各異然此就其求知時言之也及其既知時言之則一也困知者豈特不異於學并不異於生此之所知不少減彼之所知不少增也其以仁而行此道者或有賦質純粹而得於安佚者焉或有賦質微有駁雜而得於利徃者焉或有賦質甚駁雜而得於勉强者焉似利不如安勉不如利各異然此就其用功時言之也及其成功時言之則一也勉强者豈特不異於利并不異於安此之所行不獨偏彼之所行不獨全也知行卒歸於一如此人可不用困勉之功以求及乎生安哉而用困勉之功以求及乎生安者其用功當何如蓋氣禀昏濁者未能即有知仁勇之德而未嘗無近乎知仁勇之方此其方唯在好學力行知耻義理散於古今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自是而不學以求知之也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吕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經耳目未經講求義理何自而知然即學矣而心無篤好之誠則浮游以爲學而所學必有限而且不精矣此所以卒於昏蔽而不智也若能專心致志樂此不疲於學之中則聞見日廣而明悟自然日開矣不足以破愚而爲智乎故惟好學能近乎知義理得於踐履人之所以未仁者以其狥人欲而不行以求去之也不去省察不去克治義理何自而存然即行矣而身無自强之力則苟且以爲行而所行多修飾而且不盡矣此所以雜於私欲而未仁也若能勵精竭神畢力不偷於行之內則私欲漸去而天理自然漸復矣不足以忘私而爲仁乎故惟力行能近乎仁强力以有所激而生人之所以不勇者以其甘爲人下而不知所耻也學不如人而怡然自若行不如人而靦然如故志氣何自而强然只患人之無耻不患人之不知耻有耻則自知所耻矣果能知不好學而智不足以知道之可耻則即見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能好學而知道者而滿面羞慚置身無地深自悔其愚奮往以求及夫智者矣果能知不力行而仁不足以體道之可恥則必見有能力行以體道者而滿面羞慚置身無地深自悔其不仁孜孜以求及夫仁者矣不足以起懦而爲勇乎故惟知恥能近乎勇雖未即全乎知仁勇而求進乎知仁勇也甚近則由近而全之亦易易耳夫知仁勇乃脩道以脩身之具而好學力行知恥足以近之則斯三者即所以脩身之要務也特患人君不知務之耳誠知斯三者之宜務而務之有不知所以脩身乎由好學近智以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啟由力行近仁以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由知恥近勇以强道則知行並至而脩身之功已盡既知所以脩身則取人立政之本已端豈特知所以脩身而已哉治人即在是矣已與人同此身即同此脩身之理由己及人自無不知明而處當也治家國天下亦即在是矣天下國家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此人亦均此身由近及遠由少及多亦自無不知明而處當也知所以脩身則人存一脩身而無所不貫則政不卽於是而舉哉然而舉政以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不但一脩身而已也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道有常而不可變其序有條而不容紊故曰九經九經維何曰一在脩身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必先脩之以端其化原也次則尊賢賢爲吾身之所資故尊禮之以助吾修在所急也又次則親親親爲吾身之所出故親愛之以全吾脩在所急也此三經者猶爲身家之事也至由家以及朝廷則有大臣焉爲吾身之輔弼待之之禮宜優則敬重之爲一經也有羣臣焉爲吾身之手足待之之情宜厚則體恤之爲一經也由朝以及國有庶民焉邦本所係則當念其無窮之欲而待之如子也有百工焉國用所資則當念其用力之勞而招之使來也此又各爲一經由國以及天下有遠人焉出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别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

吾國者也則當念其覊旅之苦而綏柔之不使失所也有諸侯爲屏藩王室者也則當念其撫字之勤而懷服之不使離心也此又各爲一經是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有是九經而爲天下國家不難矣而人君往往不思行是九經者得無謂行之未必即有其效乎而孰知惟不能行耳果能一一行之則其效固有旋至而立奏者人君未有不欲吾之於達道卓然自立而可爲民表者也而竟不立何也非道之難立身之未脩故也如能脩其身矣則吾身已盡其道可以爲天下國家之準則有不立於此而法於彼者乎人君未有不欲吾之於脩己治人之理一一無所疑惑者也而惑之不免者何也非去惑之難賢之未尊故也如能尊賢矣則朝夕與之親近可以講習脩己治人之理義有不明於心而惑以去者乎諸父昆弟皆吾親也本屬同氣而敢於吾乎心懷怨恨知其所以待夫親者疎矣而有如親親

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則恩義所孚、足以固結諸父昆弟之心、皆歡欣愛樂而必不吾怨。有大臣而不敬之、則輕慢之下、大臣必不得行其志。而於國事之來、安得不眩亂而無所主持也。曾是敬之矣、而猶有是患乎。委之以政、授之以權、自必實心任事而大展才猷、斷決如流而萬事咸理矣、又何眩有。羣臣而不體之、則漠視之下、羣臣必不得遂其私、而於報稱之禮、安得不輕薄而聊爲塞責也。曾是體之矣、而猶有此弊乎。視之如手、視之如足、自必忘家不顧、以圖報稱、捐軀罔恤、以盡臣禮矣、又何不重。使人君子愛庶民而百姓漠然於君、不相勸於尊君親上、則不子之可也。而豈知不子之則已、未有子之而百姓不相勸者也。君愛民如子、民亦愛君如父母、而趨事樂輸者且徧閭閻也。使人君招來百工而百工怠於其事、不克充足夫國家財用、則不來之可也。而豈知不來之則已、未有來之而財用不足者也。農得通於末、末得通於

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

農而交易充裕者不獨官府也遠人散處四方而四方之人視遠人之出入吾國以爲從違者也故四方而不思歸附其待遠人之刻可知若有以柔之則遠人感恩傳之四方而凡遊士商旅之徒安得不皆願出於其塗而樂歸之歟諸侯分封天下而天下之人視諸侯之順逆吾君以爲向背者也故天下而不見畏服其待諸侯之薄可知若有以懷之則諸侯感德凡在天下而合臣民夷夏之衆安得不皆佩服於其德而畏懼之歟凡此九經之效皆不期而自至者君何憚而不爲耶然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而脩身之事何如身之所歷有動靜不脩之於靜時則心一放而并無以檢於動矣故當其未與物接也則當齋明心志以一其內而一私之不起盛飾衣服以肅其外而惰氣之胥捐不脩之於動時則事多謬而遂無以養其靜矣故當其旣與物接也則內而念慮思維外而視聽言動一循乎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節文之禮而非禮者不妄動。小而出入起居。大而發號施令。一循乎節文之禮。而非禮者不輕動。動靜交敬。如此而身有不脩者乎。人皆知道立於身之爲脩。而不知此乃所以脩身也。尊賢之事何如。賢有德者也。而與德爲害者讒色貨也。人君不知以德爲貴重。賢固不樂與吾相親。卽知以德爲貴重。而聽信讒言。則有德必遭誹謗。躭溺女色。則淫亂足以敗德。好聚貨財。則貪殘無以進德。是有貴德之名。而無貴德之實也。賢人必不樂爲吾用。而出者引嫌。而退處者累足不前矣。故必讒則屛去之。色則疎遠之。貨則輕賤之。而專意於貴重。夫有德之士則誠心用賢。而賢者得行其志。有不相勸而願立其朝者乎。故欲勸賢無他。此卽所以勸之也。親親之事何如。親者與吾一體相聯者也。吾爲至尊而夷親於氓隸。吾享四海而致親於貧乏。其可乎。故必尊其位。而內則公卿大夫。外則侯伯子男。重其祿而內則須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稍受采外則開國成家而恩禮既有所必盡吾私所喜而忍親不得遂其喜吾私所怒而忍親不得遂其怒其可乎故必同其好而使之有欲必遂同其惡而使之有累必除而恩意又有所咸周吾之親親如此而諸父昆弟有不相感悅而親愛於吾以各親其親者乎故親親貫乎相勸而此即所以勸親親也至大臣而欲其爲吾任國之事而不貶亦有所以勸之使不貶者矣則敬之之事宜講也大臣總理庶務不能躬親細事而人君或吝於設官使分理之人則煩劇難勝大臣固無以從容論其道或動思牽制使不得自由則驅策失宜大臣又以掣肘絀其才其爲不敬孰大於是故必各盛其官屬足以供其使令而又不靳以事權任其自爲使令則大臣自無不相勸於燮理陰陽論道經邦而事得其當矣是非所以勸大臣而何至羣臣而欲其報禮於吾者重亦有所以勸之重者矣則體之之事宜講也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

臣分卑則勢隔官小則祿薄而人君或習取術馭使之動多疑忌則畏而不前或朝不謀夕使之日憂貧乏則怨而氣阻其勿體恤孰大於是故必忠信以相與而開誠布公有以生其勤敏重祿以相養而用足家寧有以動其潔廉則羣臣自無不相勸於感恩知己忘身報國而各盡其職矣是非所以勸士而何而欲盡子庶民之事以勸百姓則民之財力宜恤也天下未有父母而過勞其子者而人君獨使之無藝則百姓之力竭矣天下未有父母而願貧其子者而人君獨取之不經則百姓之財匱矣豈所云子之者乎其何以勸之使尊君親上也於是不能不使而斷不過使使之以時焉不能不歛而斷不過歛歛從其薄焉時則三時不害而力有餘安敢不以餘力爲上勞薄則耕九餘三而財有餘安敢不以餘財供君用而所以勸百姓者在是矣而欲盡來百工之事以勸百工則工之巧拙勤惰宜明也工

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聚於肆而任其自爲工拙莫問勤惰不知則人盡安於拙惰矣工奏其功而報之不稱工拙同施勤惰一視則人不勉於工勤矣豈所云來之者乎其何以勸之使趨事赴功也於是省察之務詳而無日以問考試之有要而以月爲率焉予以肉食之餼其數一準乎事之工拙以爲量給以穀食之廩其數一準乎事之勤惰以爲常焉省試嚴則功罪無所蒙安敢不相勉於奏功報稱當則功罪有所奮安敢不相戒於有罪而所以勸百工者在是矣而所以柔遠人者其事又可言也遠人而出入於吾國也往毋患有關津之阻來毋患有匱乏之虞爲之受節以送往而龍節虎節執之可以通矣爲之委積以迎來而供芻輸粟資之可以給矣遠人而願留於吾國也客居則雖有善而誰錄勢孤則有不能而誰憐爲之因能授任而有善無不嘉美並不求全責備而不能無不矜恤送迎則遠人皆得安寧於道路嘉矜

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則遠人皆得快樂於國中此眞所以柔之之事乎而所以懷諸侯者其事又有在也諸侯而在其國也有世系已絕者有國邑已廢者而漠不關情則忍矣擇旁支以繼其絕舉土地以還其君可也有名分顛置而爲亂國者有紀綱紊亂而爲危國者而置若罔聞又忍矣正其名分而治之理其紀綱而持之可也諸侯而事天子也制爲朝聘之禮以駕馭之使有所禀承則侯不敢放縱矣又定爲五年三年每年之時以愛恤之使不患疎數則侯不至罷疲矣自朝聘而往也宴享賄贈每易從其薄而今豈特無鄙吝也必從其厚焉方朝聘而來也貢幣獻物每易責其厚而今不特無誅求也槩從其薄焉德加於彼國則彼國之諸侯無不感其恩德優於來事則來事之諸侯無不感其仁此眞所以懷之之事乎九經之事如此總而言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目其效其事詳矣然九經者法也有是法而無所以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

行之則美意不流而九者徒爲具文矣政何由而舉乎故所以行是九經者又有一至要而不煩者存也得其一以貫乎九經之中而爲其事則實有其事而事不虛行得其一以貫乎九經之中而奏其效則實有其效而效不虛傳其與以達德行達道之必須一何異也然此一件固非一朝一夕之所得能也必須養之有素而後可豈特達道達德九經爲然哉凡事皆當豫先做下許多工夫而有此一則事已有本而卓然成立矣若不豫而欲臨事猝辦則一必不足凡事即不能成立而廢壞矣吾且以言事行道言之而豫則立之意可見蓋能豫則前定矣即如人之有言而每患其跲者何也其所言之理未能講求佩服於前而有定主故也若前定乎言之理矣則當立言之時自然言皆有物滔滔不竭安得有窒礙而跲者乎人之作事而每患其困者何也其所事之理未能講求佩服於前而有定主故也若

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前定乎事之理矣則當作事之時自然事皆順序處處可通安得有窘迫而困者乎人之制行而每患其疚者何也其所行之理未能講求佩服於前而有定主故也若前定乎行之理矣則當行之時自然行皆有常一一慊心安得有愧作而疚者乎至爲言爲事爲行之道出而施諸用或憂其應酬之窮者何也其道之全體未能講求佩服之於前而有定主故也若前定乎所爲道之全體矣則當發用之時自然取之左右皆逢其原而汎應曲當安得有匱竭而窮者乎即此四者觀之而所謂凡事豫則立可想見也吾又即在下位者推言之而不豫則廢之意可見如居卑下之位而有治民之責必須先得君上之歡心而後可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苟不獲乎上則上懷疑忌動多掣肘雖欲治其民不可得矣然欲獲上不可以諛悅取容也有前定之道焉在信友而已蓋上與吾相契濶而友與吾素親近乎日志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

行孚於友而名譽聞於上則自知其賢而任用之若不信乎朋友則同儕鄙棄誰爲揄揚遂不獲乎上矣然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又有前定之道焉在順親而已蓋友於吾猶疎而親於吾最親家庭愛敬篤於親而孝義悉於友則自重其人而大服之若不順乎親則所厚既薄無所不薄遂不信乎友矣然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又有前定之道焉在誠身而已蓋親不覩吾奉事之文而覩我奉事之心至性溢於色養而親心動於夙夜則自悅其子而順從之若反諸身而不誠則性天不屬禮節皆虛遂不順乎親矣然欲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又有前定之道焉在明善而已蓋欲誠於爲善必先窮究乎善之源流而深知其味知之眞則爲之自切而身可誠矣苟不明乎善則影響之見必多浮游之力身何由而誠也不豫則廢其意不可知乎夫明善莫非所以爲誠身一誠其身而順親信

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
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

友獲上治民施無不利可見凡事必先誠身之爲要吾之所謂
一嘗豫養之而使之前定者此而已矣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
者何也以其出乎天而切乎人耳人不知此誠則將疑爲後起
之數非吾生所本有而遂以爲可有可無者有之矣而孰知誠
者非他乃在天本然之道也天之爲道不過一誠易所謂一陰
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天生人即莫不予以爲人
之理此理本是真實而無妄者也人苟不誠是自喪其天性矣
其可乎然天所予吾之理雖無不誠而自此理附乎氣稟心爲
形役遂有流於不誠者而天性之誠不滅於是而思去其後起
之妄以復其天性之真是爲誠之者人不知誠之者爲何屬則
亦將致諉於天而孰知此非天之責乃人所當自盡之道也吾
不去妄天不能代之去吾不求誠天不能代之求人苟不思誠
之是不得爲人矣其又可乎然此天道之誠在人不必盡出於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
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
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誠之者亦有合下便全得此誠來而盡一生無一不誠之心則
謂之誠者而誠者之人爲何等人此其人非他人蓋他人之中
乎道必須用勉強而此則安而行之不勉而自中他人之得乎
道必須用思索而此則生而知之不思而自得他人之得道中
道也須勇猛精進以思而勉之而此獨不思不勉則無俟勇猛
精進而從容暇豫以中乎道矣是直幾於極品而爲聖人也則
亦天之道也夫此純任乎天之聖人而豈世所可得哉大抵皆
誠之者多耳誠之之功何如不外擇善固執不能不思而得乎
善則必用其思以別擇之而善始可明不能不勉而中乎善則
必用其勉以固執之而身始可誠故所謂誠之者乃既擇善而
又固執之者也此則盡人事以合天之人道也而擇善固執又
非一端已也擇之之功有四蓋擇之精而後可以行也執之之
功惟一蓋擇之既精則一於行而已矣善散於古今不學何由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而明而學之寡陋亦不能盡明故始則須聚集天下之見聞周知事物之得失而博以學之焉然一人之見有限師友之識無窮而自是不問則所學不明而問得疎略則所學不盡明故隨學則隨問虛己以求益再三以講究而問之審焉有此二者以互用則資於人者詳矣然而口耳之學不足爲學徒資講究問亦易忘故又須隨學隨問卽隨用其思探索玩味則學問之巳得者不忘而未得者亦出設使汎濫爲思不切日用道理則反致流蕩其心而無裨於學問矣故須愼以思之而用其心於有益之地則理以思而愈出者思以愼而愈精也然用思之時又當用吾辨思而不辨則意義雖日出而是非可否之介或倘有蒙昧者未可知也卽辨而不明則大段雖無誤而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介於毫釐之間者或尚有未盡未可知也故又必隨思隨明辨之而無一毫之或忽則理以辨而得真者辨以明而愈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

莽也有此二者以并用於學問之中則考於己者精矣擇善如此而善有不明乎擇之明而不行何須擇擇之明而必行乃見明之至然行之無疑矣而行之不篤則力少而易惰氣怯而易遷非所以爲固執也故必每行一善自念慮之微以及於事爲之著而以全副精神厲之歷行萬善自一日之間以至於百年之久而以一日精神貞之心身相應動靜交密而一一有以踐其實則行之始爲篤而能固執矣在學知利行者必用此五者之功以明善誠身但一用焉即可以得道而中道而不必其弗措也而若困知勉行者則不然困知者安有弗學然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而後措若稍有弗能斷弗措也困知者安有弗問然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知而後措若稍有弗知斷弗措也困知者安有弗思然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而後措若稍有不得斷弗措也困知者安有弗辨然有弗辨則已辨之

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缺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必求其明而後措若稍有弗明斷弗措也勉行者安有弗行然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而後措若稍有弗篤斷弗措也存此弗措之心安得不致百倍之功但見其於善之易擇而執之易固者見彼學利之人以一倍之功即能擇能執之而已斷不敢效也即自盡己事而百之其於善之難擇而執之難固者見彼學利之人以十倍之功即能擇能執之而已斷不敢覬也即自盡己事而千之百之百倍也千之亦百倍也是眞弗措者矣吾所謂豫養乎誠者其功當如此夫此己百己千之道乃困勉者擇執以求誠之道也而人每以其苦難而畏爲之者意謂吾賦質愚柔之至即爲之亦未必有其效也而豈知非效之難必乃此道之不果能耳奮發於始者有之半途而廢者又有之何惑乎效之難奏歟若其果然能於學問思辨行之功而用此百倍之道以爲之矣則人功既至氣質以化將見一眞內融萬境

俱徹雖至愚蔽者必變而爲明智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而況未必至愚如學知者乎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至柔懦者必變而爲強勇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而況未必至柔如利行者乎必明則善明必強則身誠以是誠而以達德行達道則德皆實德道實能行矣以是誠而舉九經則政皆實政而天下國家治矣信乎其九事豫則立也吾所謂人存人政舉者如此君可不勉於此道以上繼文武哉觀夫子之言三達德五達道九經可謂費矣而其要歸於一誠則費而隱矣中庸之道統不大備於夫子之言歟

自此章至三十二章皆子思之言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發明誠之不同而同總欲人盡人以合天也而此一章又是下十一章之綱上二句原其從人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論其要歸見天人之合四誠明字俱指現成說此性教字與首章性教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

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
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
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
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
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
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
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字義不同不可牽合上則字無漸次其意緊下則字有漸次其
意慢然不重有分別上重在成功則一上子思謂吾因夫子
誠者誠之者之分而見其於分途之中有一致之歸不知其分
則混視之下必無與於明誠之日不知其一則岐視之下亦必
無望於明誠之域矣蓋不能盡同者固是氣質之稟無容強也
而不可限量者自有學問之功無容諉也故就其初入而言之
則有一種人惟其德本無不實故其明自無不照乃自誠而明
者也此其人謂之何等人其殆氣質純粹不思不勉生而即然
者乎則謂之性而已矣有一種人必先能明乎善而後能行之
以實其善乃自明而誠者也此其人謂之何等人其殆氣質不
能不稍駁雜擇善固執待訓而成者乎則謂之教而已矣二性
一教截然不同性不可以下擬於教教不可以上冒乎性然而
不必欣慕夫性而畏憚夫教也就其要歸而論之彼性生而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者固非由誠而後至於明當其德無不實之初則即明無不照矣而此由教而入者亦非離明而難至於誠當其明之旣至之後則亦可力行而進於誠矣雖一則逸而一則勞而逸者此誠此明未嘗有所增勞者亦此明此誠未嘗有所減也一則易而一則難而易者此誠此明未嘗見其獨豐難者亦此明此誠未嘗見其獨嗇也教亦何遜於性而顧不思盡人以合天耶

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只重首二句下盡人物參天地即在盡性中已具以性本通天地人物爲一體者也首二句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能字不用力盡字就現成言兩可以可字當有字看人物之性即是化育盡處即是贊參即在贊處見子思謂吾所言性生之誠其天下至誠乎凡人各有能事而人爲天下至誠則其能事不大過人哉夫固已合己與人物天地而皆在吾一誠中矣誠者性中之實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理性者卽誠之全體人各有性之全體而不能盡者無他氣拘物蔽以皆僞矣而不誠耳其不能卽盡者必卽誠不無猶雜以僞而誠之未至耳唯天下至誠其德之實旣盡天下莫能加乃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聖人也故其性中仁義禮智信之理不待研究而爲能知之無不明無藉用力而爲能由之無不盡焉於誠無纖毫之虧卽於性無纖毫之虧而已矣夫性原出乎天地而與人物同得者也則至誠之性卽人物之性卽天地之性亦旣能盡其性矣而其性之外何何有不能盡者哉將見盡人之性卽在盡其性之中矣至誠知人亦同此性而不能自盡必有待於吾之先知覺者以爲之盡之於是施之禮樂刑政以知之明而處之當使盡智愚賢不肖之衆皆得遂其生復其性焉將見盡物之性亦卽在盡其性之中矣至誠知物亦同此性而不能自盡必有待於能愛物者以爲之盡之於是加之樽節愛

養以知之明而處之當使盡飛潛動植之物皆得若其生安其性焉是人物之性卽天地之化育所在天地何時不自有而之無以爲化何時不自無而之有以爲育何待於人之贊助然天地能予人物以性而不能使各遂其性況氣運不齊人有賢愚物有成毀天地亦無如之何故必至誠以贊之雖至誠亦猶是此人同爲天地化育中之人似何能贊助夫天地然他人不能盡其性因不能使人物亦遂其性故化育所乖亡以贊天下以贊地而皆有所窮若至誠既無所不盡如此則天地之化育流行周徧莫非至誠裁成輔相之功矣豈不有以贊天地之化育乎惟天地至尊人則至卑安能與天地並尊然而化育能贊則至誠不可無天地以生之者天地亦不可無至誠以配之其功既相等其位亦自相埒將見天位乎上以覆人物地位乎下以載人物至誠位乎天地之中以成人物三才並峙直可以與天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

地參矣至誠功用之大如此而一盡其性足以致之則甚矣至誠眞極天道之自然而天下莫能及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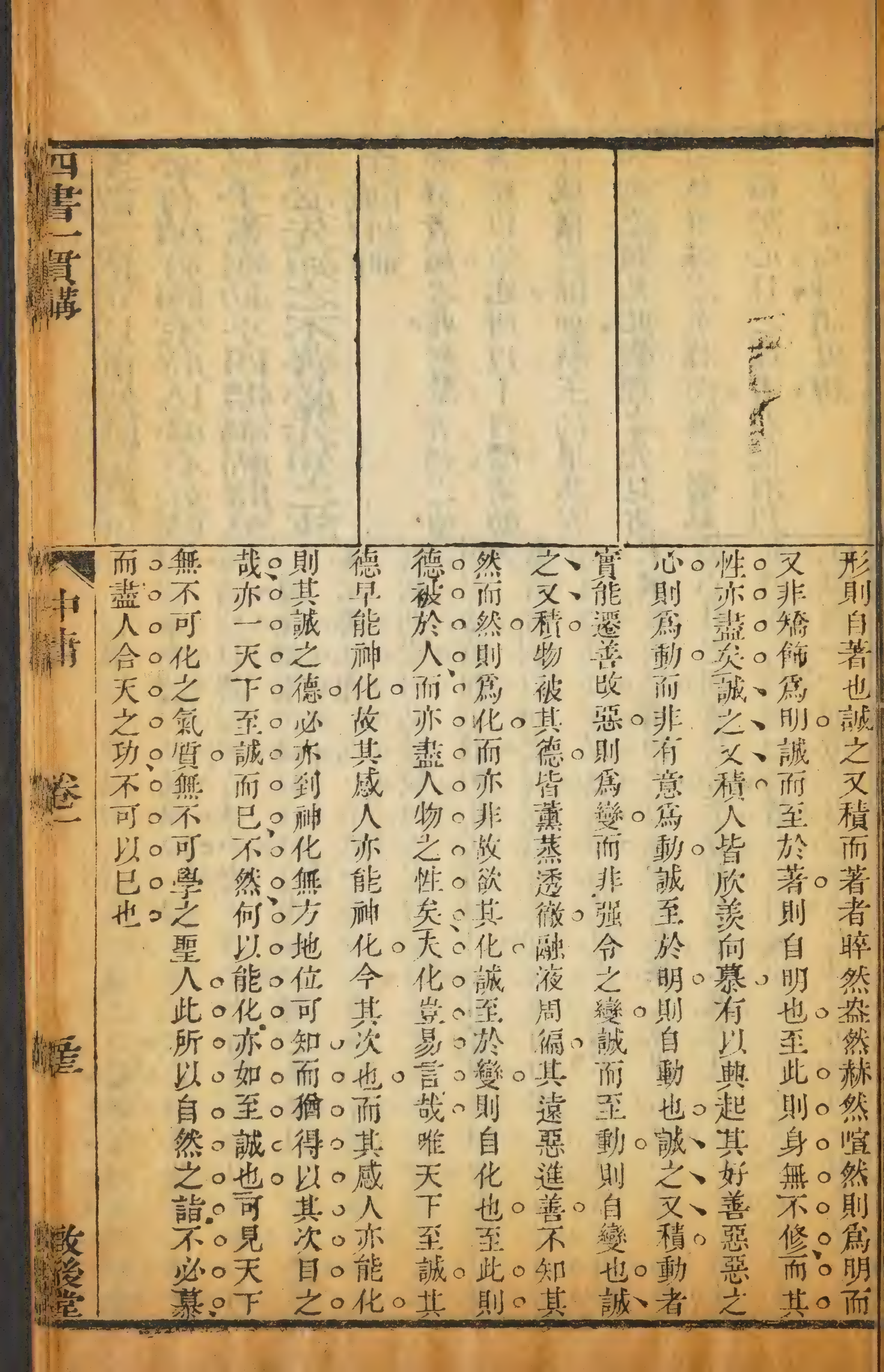
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只重致曲二字致曲之曲未致之曲曲能之曲已致之曲有誠之誠已是全體但在心上說形著明是其性亦盡動變化是人物性亦盡天地亦可參贊數則字雖甚緊而節節要跟誠來輕輕遞到化上去歸重末句以極贊致曲者之能盡人合天子思謂吾前言至誠能盡性而功及天地人物凡夫誠有未至者得無謂吾終不能盡性以功及人物天地而遂自暴棄乎而孰知不能爲其至未嘗無其次者存也能爲其次安見其爲必大遠於其至也蓋至誠之於性生知安行而盡之既爲次於至者則不能生安爰有致曲之功在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感於物則性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

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憎則義發而爲羞惡用一而未及其三則偏於一端故謂之曲此曲不特衆人同然卽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卽是曲但聖人無待於推致而自全體畢現故爲最上不可多得舍此而外皆爲其次則皆當致曲夫爲其次而必須致曲似於誠之全體未必能實有諸已矣然人惟爲氣拘物蔽不能去推致之耳果能一一從曲之所發而用擇善固執之功以擴充之卽一念之惻隱推之以至於無不仁卽一念之羞惡推之以至於無不義卽一念之恭敬一念之是非推之以至於無不禮無不智則曲致矣曲致則萬端盡復於心而爲德盡實諸已不得復以曲名之而可以誠名之矣曲不已能有誠乎但雖有誠而尙未能發於外以及於物則其誠猶未至也由是用功不已則誠充積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則爲形而初非有意爲形誠則自形也誠之又積而形者日新月盛則爲著而又非强爲著誠而



形則自著也誠之又積而著者晬然盎然赫然喧然則爲明而又非矯飾爲明誠而至於著則自明也至此則身無不修而其性亦盡矣誠之又積人皆欣羨向慕有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則爲動而非有意爲動誠至於明則自動也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改惡則爲變而非强令之變誠而至動則自變也誠之又積物被其德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其遠惡進善不知其然而然則爲化而亦非故欲其化誠至於變則自化也至此則德被於人而亦盡人物之性矣夫化豈易言哉唯天下至誠其德早能神化故其感人亦能神化令其次也而其感人亦能化則其誠之德必亦到神化無方地位可知而猶得以其次目之哉亦一天下至誠而已不然何以能化亦如至誠也可見天下無不可化之氣質無不可學之聖人此所以自然之詣不必慕而盡人合天之功不可以已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此章以誠者之智發明天道見至誠之知幾即誠則無不明意。但彼舉全體言此就禍福一端言。首二句是綱。重前知二字。尤重道字。以道而知方是中庸。下詳言之而贊其妙也。國家六句一連說。歸重在禍福三句。以其事言謂之禍福。以其理言謂之善不善。其實一也。子思謂吾前言自誠明者誠則無不明。此其爲明豈可易量哉。他人之明必待事之既至而後知之。若事未至之前即不能知。此其爲知固淺。即有能前知者。大抵用術數強推測以知之。而究不可爲據。則其前知亦不足尚。若是者何也。以其心多私僞。則雖有先見之幾而不能察。是不明由於不誠。故失其前知之道也。惟夫至誠天理渾然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故其心至虛則至靈。不惟能見已然而亦見將然。其道爲可以前知焉。蓋至誠則無欲。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通。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也。夫以道爲知則一因乎理之自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著其與智術之私相去遠矣其前知何如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先有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鳥獸草木之禎祥者以露將興之幾彼國家將亾則乖氣致戾必先有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鳥獸草木之妖孽者以兆將亾之幾不但已也遠取諸物類則變化見於蓍龜而有吉與凶之幾近取諸人身則云爲動於四體而有得與失之幾其禎祥其吉其得福之將至而幾之先見者也其妖孽其凶其失禍之將至而幾之先見者也福之將至豈非善乎禍之將至豈非不善乎於此而欲先知之豈不甚難欲無不先知之豈不更難而至誠則淸明在躬於福之將至而爲善也必先知之於禍之將至而爲不善也必先知之則其知之神妙莫測爲何如哉吾思天下惟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於幽微不可見之中而今至誠亦能契禍福之幾於幽微不可見之中則是昭微於顯者鬼神也知顯於微者至誠也固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有道幽明爲一道合天人爲一理者矣至誠其如神乎而究之至誠知之如神不外一道以道爲知不外一誠此所謂誠則無不明也至誠之明眞不可及矣而要豈終不可及哉

此章以誠之者之智發明人道通章總重誠之爲貴一句以前是發明所以當誠之之故以後是發明誠之之妙處無非說完誠之之分量也粗分之看前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己也末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細分之看則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言其切以勉其誠之末節推言能誠之妙而首節又是通章之綱終始句申明自成不誠一句也誠之句申明自道以自成末節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推原其故末句繳轉首二句前兩誠字兼實理實心言以下諸誠字俱以實心爲主而兼理與事在內言兩自字一樣看註誠以心言以自成內兼人物天地言而意重在人故云人無實心道亦不能自行故云本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

此亦子推原明白以示學者非正解也前四句註是正解誠者自成只當云誠者天之道而道自道只當云誠之者人之道末道字與首道字不同。子思謂吾言至誠能前知而誠之者則何如欲知誠之之妙當先用誠之之功而欲盡誠之之功當先知所以當誠之之故則以誠之理之切於人者至也天下人物之所以得成其為人物者何哉使徒具形氣而無是真實無妄之實理實心以宰乎形氣之中則人物亦何自而成其為人物也而此實理實心又非待後起而始得當其成人物之初而即已賦之矣物得是實理以附於形氣而物之形氣始成人得是實理以具於心而人之形氣始成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誠者非他即人物之本來所以自成其為人物者也一物各具一誠萬物同具一誠安得有彼備而此缺者乎顧猶是誠也自天命之人物則為誠自人受此誠而率其性

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以行於日用倫常則爲道誠則天主之而夙成之而若所謂道也者天不能主之而代之行卻是人自去遵道而行始得之也自率其性而行之於父子之閒方行得仁之道自率其性而行之於君臣之閒方行得義之道推之智禮信皆然不然誰能代之行也能自道則道得而自成之理以全不自道則道失而自成之理以虧雖在物但能自成不能自道而在人則旣能自成又須自道者也則誠之切於人何如乎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蓋凡人物有終有始物之自無之有而始生也孰始之有此實理實心以宰形氣之中而物乃始也物之自有之無而終散也孰終之此實理實心旣盡於形氣之中而物乃終也有始有終方成其物而自始至終莫非誠之所爲則此誠者豈非人物之所以自成其爲人物者乎物無知而人有知物無爲而人有爲故物於旣始之後或不能以實心體實理者有之若人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而亦任其氣拘物蔽不以實心體此實理而不誠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即無物矣有耳目手足之物而不實體此聰明恭重之德無異聾聵痿痺安有耳目手足有子臣弟友之物而不實體此孝弟忠信之德無異草木禽獸安有子臣弟友是本自有而自敗之也不誠之害如此是故欲爲聖賢中人之君子深知其不可不誠之故在天既無可負在人又無可諉於是用擇善之識固執之力以實理體實心而一一誠之使之無有遺量而自成之理完然無缺自道之責盡焉無忝此所以見人爲萬物之靈聖賢又爲人中之望而必以誠爲貴乎夫至誠之則君子既有以成己而爲誠者矣此眞實無妄之全量無所不到方爲誠者然則所謂誠者豈但自成其己而已哉誠爲自成己物之所同然成己己之責成物亦己之責若有以成己不能成物而可爲成己者乎是誠以成己者非但自成其己而已也乃即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所以成物者也實於此自然有以及於彼也夫己自己物自物成己自有成己之事成物亦自有成物之事而謂成己即所以成物此何故哉蓋己如何成必其心身事物眞實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爲成己是成己者一仁爲之也物如何成必其遂生復性眞實而無一毫不知之明而處之當方爲成物是成物者一知爲之也夫仁知德也而此德非自外來乃天命我性中之所固有而俱在内者也體用備具無有分殊固合外内而爲一之道也夫同一性之仁知也自其得於天言之爲德自所得之理言之爲道己物有内外而道無内外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且無以成己又何以成物旣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所以成己在是所以成物即在是故時而以仁措之己則己無不宜而有以成己時而以知措之物則物無不宜而有以成物非成己即所以成物而何哉夫成己并以成物而後自成之理全而後自道

故至誠無息。

旣無虛假自無閒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之功盡而一誠之足以致之則信乎誠之爲貴也誠之者之仁知兼盡如此亦何遜於至誠前知之明哉

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惟有無息之勇所以智盡仁至乃足前四章之意也通章只重至誠無息一句而尤重至誠二字

前六節言至誠功用同天地中三節以天地之功用明之只重爲物不二句末節結言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前從本體推出功用後從功用歸重本體不息卽無息悠遠博厚高明無漸次載物覆物成物卽在上節內非旣如此徵而後及物也配地節卽在功業上言逐層推出不與上節對體是體段體統之體如此節單承配地節不二對至誠無息博也等對徵則節今夫天節對所以載物節以天地作主側人山水爲是末節言天以包地言文王以例凡聖純亦不已單就文王結歸至誠無息

○子思謂吾前言至誠盡性而卽能盡人物贊化育至誠卽能

前知如神其有是盛德卽有是功用此何故哉無他至誠之德之盛卽至誠之德之勇也故不但至誠而又且無息也凡誠有未至則不免有虛假之處一有虛假則於理卽有間斷之時德何能極其盛而功何能極其大乎惟至誠也者其心無一毫虛假純是天理流行爲能勇如乾健自無止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此所以智盡仁至能盡其性而德極其盛也無息則不息矣而豈不息而已哉竊其中則又且久矣觀其外則必能徵矣人心之誠一有間息則其合乎理也止在暫時而不能常充乎中不能常充乎中則誠之分量何有虧欠安能由中而自然著見於外今既不息矣則德性堅定始終有常而不變其積既久則道理充實於內自然有英華發見於外而徵徵於一身則睟面盎背皆一誠之流露也徵於天下則建功立業皆一誠之洋溢也夫不徵則已既徵則非他人之徵而至誠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

故至誠無息

旣無虛假自無閒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之功盡而一誠之足以致之則信乎誠之爲貴也誠之者之仁知兼盡如此亦何遜於至誠前知之明哉

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惟有無息之勇所以智盡仁至乃足前四章之意也通章只重至誠無息一句而尤重至誠二字前六節言至誠功用同天地中三節以天地之功用明之只重爲物不二句末節結言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前從本體推出功用後從功用歸重本體不息卽無息悠遠博厚高明無漸次載物覆物成物卽在上節內非旣如此徵而後及物也配地節卽在功業上言逐層推出不與上節對體是體段體統之體如此節與承配地節不二對至誠無息博也等對徵則節今夫天節對所以載物節以天地作主側入山水爲是末節言天以包地言文王以例凡聖純亦不已單就文王結歸至誠無息

○子思謂吾前言至誠盡性而卽能盡人物贊化育至誠卽能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

前知如神其有是盛德卽有是功用此何故哉無他至誠之德之盛卽至誠之德之勇也故不但至誠而又且無息也凡誠有未至則不免有虛假之處一有虛假則於理卽有間斷之時德何能極其盛而功何能極其大乎惟至誠也者其心無一毫虛假純是天理流行為能勇如乾健自無止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此所以智盡仁至能盡其性而德極其盛也無息則不息矣而豈不息而已哉窺其中則又且久矣觀其外則必能徵矣人心之誠一有間息則其合乎理也止在暫時而不能常充乎中不能常充乎中則誠之全量尚有虧欠安能由中而自然著見於外今既不息矣則德性堅定始終有常而不變真積既久則道理充實於內自然有英華發見於外而徵徵於一身則睟面盎背皆一誠之流露也徵於天下則建功立業皆一誠之洋溢也夫不徵則已既徵則非他人之徵而至誠

徵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無息之徵也其功用寧可量哉吾知其有連類而至者矣悠遠也博厚也高明也一時俱見何有先後而不無相因之致但見其著爲功業者有大異乎朝施夕竭者矣一無迫促從容時出何其悠也其誠之積於中也從容則其著爲業也亦從容矣又無作輟綿歷永長何其遠也其誠之積於中也綿長則其著爲業也亦綿長矣蓋徵則卽有然者耳而不但此也他人之功業有迫促則所及必有限不出鄉國之近而狹小矣安能博他人之功業有作輟則所積必恂淺粗有治安之迹而凉薄矣安能厚今至誠之徵旣悠則從容之下漸仁磨義澤流四海日以博也旣遠則綿長之餘淪肌浹膚無微不入日以厚也此非別有術以致之也悠遠則卽有然者耳而又不但此也他人之功業惟托體狹小則氣象便卑小不足動人瞻仰矣安能高他人之功業惟積累淺薄則氣象便暗淡不足耀人耳目矣安能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

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今至誠之微既由悠而博則功業充塞天地淸寧永奠丕昌無窮抑何高也既由遠而厚則功業昭回上下禮樂明備照臨罔外抑何明也亦非別有術以致之也博厚則即有然者耳而要之苟非誠至無息何能若是哉凡此功用非虛行也皆於及物而見天下之物不能無所載人以爲惟形之至大者能載之夫至大非博厚乎而至誠功業既博厚則奠麗之餘無所不安實有以承載蒼生焉雖至誠無載物之形而此博厚即所以載之也天下之物不能無所覆人以爲惟象之峻極者能覆之夫峻極則高明矣而至誠功業既高明則怙冒之餘無所不庇實有以覆幬羣生焉雖至誠無覆物之象而此高明即所以覆之也天下之物不能無藉而成人以爲惟形象之至大峻極而且無有已時者能成之而今至誠功業既能只管博厚高明而外悠遠一如內常久則德業常新自始有以至終自一日有以貞百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年實有以登萬物於仁壽之域不至夭折毀壞而成矣雖至誠無常載常覆以成萬物之形象而卽此悠久便是所以成之也然則至誠其一天地乎從來惟地博厚之至而能職載故至尊無偶者惟地今至誠亦能以博厚載物是其博厚之功業有以輔相夫地而與之並驅矣至誠不可無地以主之地不可無至誠以功之何異一奇一偶相爲配匹也從來惟天高明之至而能職覆故至尊無偶者惟天今至誠亦能以高明覆物是其高明之功業有以裁成夫天而與之絜量矣至誠不可無天以主之天不可無至誠以贊之何異一倡一隨相爲配匹也從來惟天地博厚高明萬古無疆而能職覆載以成物故至尊無偶者惟天地之無疆今至誠亦能博厚以載物於悠久高明以覆物於悠久是其悠久之功業有以輔相裁成夫天地之無疆而與之合一矣至誠不可無天地之無疆以主之天地不可無至誠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之悠久以贊功之直無此同彼異而悠久一無疆也至誠功業配地配天一無疆如此者夫豈有意而然哉殆一如天地之自然而然矣物之附載於地之上者莫不有條有理而燦然章著地何嘗有心表暴而始章哉氣機所至無迹可見而自章矣若至誠之載物而至於一一章顯也必有施設之迹似乎焉得無見然而博厚至於配地則由中而出順理而行而已矣何待有心表暴而始章也夫至不見而章則其章顯曷可量也物之覆冒於天之下者莫不與化推移而蒸然更變天何嘗有心鼓舞而始變哉氣機所至不假振動而自變矣若至誠之覆物而至於一一變化也必有政教之施似乎焉得無動然而高明至於配天則率性而行因時而制而已矣何待有心鼓舞而始變也夫至不動而變則其變化寧易測也物之附載覆冒於天地之中者莫不堅牢固實而羣焉成就天地何嘗有心造作而始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哉氣機所至無事安排而自成矣若至誠之覆載物而至於一一成就也必有經營之事似乎焉得無爲然而悠久至於一天地之無疆則任天而動行所無事而已矣何待有心造作而始成也夫至無爲而成則其成就爲甚神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至誠有心而無心孰非同一自然之功用哉而究其本要皆至誠無息之自然者爲之也夫至誠之功業既同於天地則吾且言天地之功用而益可以見至誠矣天地至大非可以言語形容得盡而況一言乎然語其主宰之道則可以一言包括而盡也曰不貳而已矣夫天非物而物物者也然天下有形氣者皆可謂之物天地之爲物非別有以爲之也不過一個眞實無妄之理以爲之主宰耳無極之眞二五之精一理渾然無有參雜靜專動直惟不二天之所以爲天也靜翕動闢惟不二地之所以爲地也不二則誠之至矣誠之至則自然常久不息而一通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

一復其化無方但見其生物也形形色色充滿覆載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何可測度之也信乎天地之道可一言盡也夫不二爲天地之道而不二即寓於化育是化育所在亦即是天地之道惟天地不二之道極盛故其徵爲化育之道亦各極其盛自地之道言之既無遠之弗届而爲廣博也又無深之不入而爲積厚也以天之道言之既無上之弗升而爲崇高也又無幽之不彰而爲光明也合天地之道言之其博厚之所積高明之所發既無一迫促而優游暇裕也又無一間斷而綿延永長也由不二以徵爲化育之盛者如此而焉得不生物不測乎吾且以天言之今夫天觀於一處斯昭昭之多耳似于物有及覆有不及覆者矣而及其全體之無窮也則見秉陽之精而爲日秉陰之精而爲月以至爲經爲緯隨日月爲躔次之星三垣五道凡日月星經行所不見之處爲辰皆附麗乎天之上一氣相

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屬雖無繫而若有繫焉無窮如此故凡天下萬有不齊之物莫不覆冒於其下焉天之生物何不測也吾又以地言之今夫地指其一處特一撮土之多耳似於物有及載有不及載者矣而及其全體之博厚則承載夫華嶽之高而不重其厚可知收振夫河海之大而不洩其廣可知故凡天下萬有不齊之物莫不承載於其上焉地之生物何不測也至於為天地所生之物而又能代天地以生物者莫如山水今夫山即如一卷石之多雖亦能生物而所生有限及其徧山之廣大言之則凡百草木之常與異者皆生於其中凡百禽獸之靈與蠢者皆居於其中凡世間珍寶潛藏地下取之可以為服飾器用者皆與起於其中焉山之生物不測何莫非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即如一勺之多雖亦能生物而生之有限及其極水之浩大不測者言之則甲屬之長黿也鼉也鱗屬之長蛟也龍也尋常之魚也鱉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
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
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
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
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
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

也皆生聚其中爲凡有用之貨可以懋遷有無者皆生殖於其
中焉水之生物不測何莫非天地生物之不測也而要非不貳
之無息何以及此凡此天地之所以有是功用與功用之如此
其大何一不與至誠相合哉而吾乃不覺恍然於詩所云矣詩
有云維天命之主宰乎氣化者於美哉無聲臭可尋實深遠難
測一眞默運萬古常然寧有已息之時詩何爲不言天氣化之
盛大而獨言此其意蓋曰氣化之盛大是天之爲天而非天之
所以爲天之所在也惟此天命之不已爲氣化之樞處乃天之
所以爲天也詩於言天之後而即繼之曰於乎豈不光顯而難
掩乎此正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處也詩何爲不言文王功業
之盛大而獨言此其意蓋曰功業之盛大是文之爲文而非文
之之所以爲文之所在也惟此德之純爲功業之根本乃文之所
以爲文也天命之於穆即是純然不二處故能不已則於文雖

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止言純而要豈止於純乎天下德惟有二而不純故間斷而止息未有純粹而無二無雜矣而猶有間斷而止息者也故天之命不已而文德之純亦自不已也觀詩言天可以知地觀詩言文王可以知羣聖人觀詩言文王之純亦不已與天無二則知至誠與天地直同一至誠無息矣大化即藏於盛德不賴勇而裕如亦如天地豈非天道而何盡入道者其亦必以是爲歸哉

此章以修德凝道之君子發明入道只重尊德性一節前五節發明所以當修凝之故末一節發明修凝之妙用亦以見不可不修凝也此章又另起以盡前第一章未盡之意前言道出於天備於吾而道之大而切則未之及前言存養省察之要而節目之詳未之及前言中和位育效極廣遠而中間許多事未之及故復言之大哉節目下二節待人二節一正一反承上起下君子節說明至德尊道句是綱下四句申明之五句上下兩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並重而尤重五上截蓋五上截又是五下截之本也致知內兼力行意言與默容是舉言以槩其餘引詩通証上文四件○子思曰道莫備於聖人而非獨聖人能行之也乃人之不能行道者以不克致其行之之功以至必效耳而不克致其功以必效者不知道之無所不包無所不入而若以爲有限耳而抑知聖人之道固極其大矣哉眞廣遠周徧無所限量者也何以見其大於大處言之可見於小處言之亦可見使道有流動有不流動之時有充滿有不充滿之處則不得云大而孰知道固洋洋乎無一時不流動無一處不充滿者乎觀於飛潛動植之萬物則無不生育矣而興發其生育之功者誰乎道也生長收藏一陰陽五行之氣爲之流行而主乎流行之中者非道乎觀於自下地而上升於天則天殊高峻矣而窮極夫高峻之量者誰乎道也飛揚升降一陰陽五行之氣爲之充塞而主乎充塞之中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

者非道乎實迹處皆道空虛處亦皆道貫流動而充滿矣何其大也猶吾前之言語大莫載者乎使道實於大端而虛於細事足於綱領而缺於纖息則又不得云大而孰知道固優優乎大哉無一事不充足無一處不有餘乎觀於禮儀之大節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無一非道也觀於威儀之小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有三千條無一非道也人事之禮儀皆道則推之天地間亦有細微可知人事之威儀皆道則推之物理內亦有細微可知眞充足有餘矣何其大也猶吾前之言語小莫破者乎夫道之大如此而要豈道自能虛行於世哉必待夫能行此道之人而後可行蓋聖人之道惟聖人能行之而聖人不世出則不必聖人爲其人即不遽爲聖人而可至於聖人者亦爲其人其人得而後斯道可由一身以達之天下無所不流行也夫必待其人而後行者何故蓋欲行夫道必屬有

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德之人然使道量有限則其人之德尚有淺薄或猶無害今此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如此則爲至道矣道至則體道之德亦須至方能使此至道凝聚於吾心而無不成就苟其人胸襟淺陋識見粗疎而非至德則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至道便無以體行之使凝聚於一心而至於成功矣則欲凝道者可不先修德乎哉而能修德以凝道者是在君子矣君子知道體之大而無外者非存心不能容其小而無內者非致知不能入故吾所得於天發育峻極之正理而具於心者爲德性此德性最易喪失皆因輕忽之故而君子必一心恭敬奉持保守勿失以尊之存其心體之本然者以全其大爲第一要務而未已也此德性之理散見於三千三百之禮尊其德性則天心勿失雖有以爲檢點夫禮之地而倫常物理未嘗窮究無由而知則識見未充行之必有所倣而德性仍有所虧矣故必由問於師友學於古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今之功講習討論夫三千三百之禮以致其知則道之小者以明而後所尊者愈以存也然此二者乃修凝之大端其間尊之道之又有節目在德性之中萬理咸備本廣大也而自心之起念一有私意則本體不無遮蔽之處而廣者以狹大者以小便無以爲燭照事理之本故必存心操存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去其德性之未廣大者以復於廣大擴其德性之已廣大者使益以廣大而廣大始致也致以爲尊則德性無所掩蔽而可以燭照事理矣然而事理又甚精微使問學疎略則精微處或有所未窮究得到而德性之廣大者亦將猶有失致之處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精微者析之必盡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廣大者乃愈以致也德性之中一物不滯本高明也而自心之應物一有私欲則本體卽有受累之處而高者以卑明者以汚便無以爲處置事理之本故必存心涵養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去其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德性之未高明者以復於高明充其德性之巳高明者使益以高明而高明始極也極以爲尊則德性無所損累而可以處置事理矣然而事理又甚中庸使問學好奇則中庸處或有所未處置得宜而德性之高明者亦將猶有難極之處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中庸者道之以行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乃愈以極也德性中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心內不時時提撕則良知漸昏而於天下之義理凡未知而爲新者亦無由以良知知之矣故必涵泳以溫之不使有遺忘則良知愈清而有以爲知天下義理之地然而天下之義理無窮徒恃本來之明以參悟之未必能日出其新故又必以問學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則義理日新不已而德性之故乃愈以昭明也德性中有本然之良能原甚厚也心內不日日積累則良能漸漓而於日用之節文凡未習而爲禮者亦無由以良能崇之矣故必培養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以敎之不使有浮薄則更能愈厚而有以爲謹日用節文之本然而日用之節文甚繁徒藉本來之厚以敬持之未必能悉協於禮故又必以問學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則節文日熟於身而德性之厚乃愈以肫篤也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如此此則淺陋之胸襟擴粗疎之見識去而至德以修發育峻極之大道能容三千三百之小道能悉而聖道以凝矣將見何所處而不當哉是故他人以之居上位則易驕肆而君子居之但知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安有自矜富貴而至於驕他人以之爲下則易倍逆而君子爲之但知以位育經曲之道遵爲憲章安有自干法紀而至於倍他人當國有道未必卽能興起在位而君子以此位育經曲之道發爲嘉謨則有德之言言中乎經濟自足以感動當世而興起在位矣他人當國無道未必能容身免禍而君子以此位育經曲之道遵養時晦則當默而默其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默合乎經權自足以獨善其身而相容於世矣合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而吾乃不覺有感於詩所云也詩美周臣仲山甫有曰既明而晰於理且哲而察於事自然無有災害而克保安其身詩言如此其卽此君子之德修道凝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修凝之效至於如此是君子而進於聖人矣故曰其人吾所謂大哉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修德凝道之人而已而人可以勉矣

此章發明上章爲下不倍之義只重賤不敢自專以反古上愚不自用乃陪說以非天子一節爲主先引子言是明此言之有本今天下以下證明之有位節緊承今天下節來側重有德無位一邊末節卽舉夫子以作榜樣詳言之曰禮度文約言之曰禮樂又約言之曰禮其實一而已子思謂吾言君子爲下不倍何爲當不倍哉吾夫子嘗有言矣曰凡欲制禮作樂必以德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而後可若無　明之德則愚矣不特庸人爲愚卽非聖人亦爲愚愚便當守愚之分以遵明王之制而奈何有好自用其聰明以妄作者抑欲制禮作樂必以位而後可若無尊貴之位則賤矣不特庶人爲賤卽非至尊亦是賤賤便當安賤之分以遵一人之制而奈何有好自專其權柄以擅作者在古之道非不美而旣爲愚賤則皆生乎今之世者也無制作之時自宜遵當今法度而奈何有反而行在古禮樂之道者如此者越禮犯分違時取罪王法必不容之直裁及其身者也卽夫子賤不可自專生今不可反古之言觀之可見欲議論親疏貴賤交接之禮體裁制宮室車服器用之法度考究象形諧聲的文字乃國家極大的事必聖人應運而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行之若聖人而非在天子之位則權所不屬而欲議禮制度考文以定一代之典章以齊萬民之心志則斷斷不敢也吾卽以今天下驗之今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

之天下非復昔日文武之天下矣上替下陵令人興感然自文武創造之後以至於今其實意無存而其遺法猶在也猶是周之子孫則亦猶是周之臣民孰敢有不遵守者乎即如一車其轍迹之在地相距廣狹遠邇如一也豈無聖人其不敢制度者以非天子也即如一書其文字之點畫一定音聲四方皆然也豈無聖人其不敢考文者以非天子也即如一行其上下之相接所定倫次彼此無異也豈無聖人其不敢議禮者以非天子也觀於今天下之同軌同文同倫而可見制禮作樂之必須德位兼至矣不然如凡夫守成之君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亦愚焉耳固不敢自用以作禮樂焉即彼生安之士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亦賤焉耳亦不敢自專以作禮樂焉使有德無位而可以自制作則莫如我孔子矣然嘗自言曰夫夏殷之禮皆聖王之制似乎皆可從也豈特學之而說之哉

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然亦觀其今之用與否耳彼夏之禮吾嘗講說之豈不欲從之以修己治人而無如夏之後爲杞文獻盡亡固不足徵吾之言也不敢從也即殷之禮吾不但說之而且學習之豈不欲從之以修己治人而無如殷之天下已失僅有位在諸侯孱弱之宋存焉亦不敢從也何也以皆非時王之制而今之臣民所不用者耳若夫周禮則吾之學習之者熟矣此正當代所創作以範圍天下後世者也故今之臣民皆用之既非若夏禮之無徵又非若宋之僅存則吾惟守臣子之分以從周而已以孔子之德之盛而爲下而無位猶且不敢爲倍如此而況爲下而不逮孔子者乎此修凝君子所以守爲下不倍之道而能明哲以保其身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此章發明上章居上不驕之義只重本諸身句而知天知人乃本諸身之所以爲善處首二句是通章之綱次節過文三四節

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

正所以有三重處五節正寡過處末節復從寡過結歸有三重去見居上不驕處王天下鼎主創業者言兩不信未指民言見己無可取信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句皆以為徵驗俱根本身來考三王四句又根本身徵民來六事有一節深一節意本徵字不對考建等字對不繆等字本身是推原非今去反身修德徵是已驗者不是今方去驗考不繆等亦然俱是論其理故下節推出之知天人文平理側蚤字當遽字看○子思謂吾言君子居上不驕何如君子而為上則是始受命而王天下者也權勢非不甚尊而王天下者視為甚輕而心不有之也另自有所持以盡王天下之責者在則三重是也議禮制度考文此三者國家治亂安危天下臣民心身得失風俗醇漓所係為最重大三重而不善即無以新天下之視聽三重而善并有以一天下之心志惟王天下者能小心斟酌創造盡善而實能有之

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焉有之以治天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一同軌同文同倫之治矣天下臣民尙敢不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有越禮違度舞文之過者乎其亦寡矣何以王天下者有此三重民即寡過蓋以此三重之道民皆信而從之也而所以信從之者以其制作之善既有徵又能尊故信其善而從之耳若上焉而時王以前之君其三重雖善而世遠人亾則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則吾自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故民即駭之而弗從也又如下焉而聖人不在天子之位其三重雖善而身屈道窮則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吾又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故民即玩之而弗從也豈足以寡民之過乎是故必王天下之君子其所制三重之道所以盡善無弊者非徒襲取於外資益於人而得之也蓋有本焉皆本於平日之德性既尊有以體事物之則於一身問學既道有以明禮樂之情於一心而實有此三重之德於己也以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躬有之德而居制作之位值改革之時爲之小心斟酌於因革損益之間以制此三重自有以恰合乎庶民同然之心範圍乎庶民日用之常而必信必從之理實可徵驗矣夫至本身而實徵諸庶民之必信從則何所往而不合哉即以之考諸三王而亦可以不繆矣昔三王所已行之制作皆本德行以徵民而得之者也而君子之三重亦然則以今之制度文爲考證之三王之前而補偏救弊其理自有默符者何繆焉且以之建諸天地而亦可以不悖矣在天地有自然之推遷皆本易簡以賦物而一致者也而君子之三重猶是則以人之裁成輔相建立於天地之中而相配爲三其理自有相濟者何悖焉天地其迹猶顯而至鬼神則至幽而無形難知矣而欲以三重之道與之質對安知無可疑者然鬼神之屈伸變化不過此理而君子三重之本身徵民者已與屈伸變化之理相爲脗合則即以質諸鬼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之幽自有以驗於民而無疑也三王其制在前而至百世聖人則至遠而未來難料矣而欲以三重之道俟其相師安知無可惑者然後聖之因時盡制不過此理而君子三重之本身徵民者已與因時盡制之理相為預契則即以俟聖人於百世之遠自有以驗乎近而不惑也而其理之所以無往不合者何哉亦以不過此天人之理而已特恐於天人之理未能知之耳今鬼神幽於天地而君子且能質之而無疑則固已深知夫天之理也蓋鬼神為天之功用鬼神之理即天所運行之理君子之本諸身者窮神知化於天所運行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之制作皆合於天自可質之而無疑鬼神無疑而天地可知矣後聖遠於三王而君子且能俟之不惑則固已深知夫人之理也蓋聖人為人之至極後聖之理皆人心所同然之理君子之本諸身者明物察倫於人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於制作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者皆合於人自可俟之而不惑後聖不惑而前王可知矣而究之人之理出於天天之理寓于人君子知人之至卽以知天此制作所以盡善無弊而有之以治天下天下臣民有不信從之而寡過者乎是故君子有此三重之道不見之於動作則已一見之于動作則世世之天下皆信其爲天所不可違人所不可易而率由之罔外非世世之强爲道之乃君子之足爲天下道也其動於一身以及于政事之間則爲行行足以範圍百世故世世之天下皆遵其行而師法之師法其天人之理之不可越而已其動于矢口以布諸號令之際則爲言言足以垂訓百世故世世之天下皆道其言而準則之準則其天人之理之不可背而已如此則後世天下之過以寡而當時之天下益可知矣以遠之而言則四海九州不得親炙其三重之德而聞其風聲莫不慕其行而思法之莫不仰其言而思則之則皆有望焉以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近之而言則國邑郊圻不但遙想其三重之德而久于感被永遠法其行而無有止息永遠則其言而不見怠玩則自不厭焉如是則當躬天下之過以寡而後世之天下亦視此矣夫寡過在天下則君子之譽亦在天下而要皆本於三重之盡善非倖致也觀諸詩而可見詩頌美二王之後曰其在彼之本國德足以宜民人而無有疾惡之者其在此之我周德足以孚君臣而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自此以後庶幾于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夫詩言永終譽必本于無惡射如此而可以知君子矣其三重之道必本身徵民不繆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後有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譽于天下使其自矜聰明肆焉妄作而不如此則三重未盡善而蚤有此美譽于天下決未有者也知其不如此之無譽愈以知其有譽之必如此而君子之於爲上其眞不驕者哉此修德凝道之所以不可已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此章歸中庸之統於仲尼以繼堯舜文武周公之傳以終天道人道之說後至聖至誠俱隱然贊着仲尼而贊仲尼無非明道也通章首節四項而意實一串言道法在其中言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于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而上律下襲則祖述憲章又在其中蓋帝王道法無非天時水土之理也註內指心外指事本指大事末指細事內外皆有本末天地貫下四時日月故下只主天地言並育並行是統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觀之乃同時事可以分合說不可以先後論小德大德皆是在內主張萬物四時日月者萬物育四時日月行即是化是道之費小德大德是道之隱皆是化之本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所以為大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要看為字意據此則此字宜兼指四句。子思謂吾所言中庸之道詳矣能備天道人道之全者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何人足以當之其惟吾仲尼乎帝王莫高于堯舜文武崇卑莫大於天時水土自古備道者有矣而求其兼綜帝王統貫崇卑不亦難其人哉而自有吾仲尼則竟有無難焉者見其于堯舜則祖述之焉道不始於堯舜而精一執中之旨自堯舜發之是堯舜固道統之始也吾仲尼之存心制事一一與精一執中相爲默契博約即精一之傳時中即執中之意蓋不啻尊爲祖而紹述之而堯舜之道賴以不墜道述而著爲法制者亦寓其中矣見其于文武則憲章之焉法不始于文武而禮樂制度之盛至文武已極是文武固法制之備也吾仲尼之删定贊修一一與禮樂制度相爲闡揚致治欲舉方策禮樂必從先進蓋不啻奉爲憲而表章之而文武之法賴以益明法章而本爲心源者亦寓其中矣堯舜文武之道法莫非天道之自然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又能上而與天時爲律矣在天春夏秋冬之四時隨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時變遷候至時行而並無凝滯之迹何其自然也而仲尼之因時制宜隨事順理不膠一轍變化從心一若行其所無事與天時之運何異焉非上律天時而何堯舜文武之道法莫非地道之一定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又能下而與水土爲襲矣在地東西南北之水土流行有常安敦有素而並無變遷之事何其一定也而仲尼之權而合經通而有主握要不煩執極不淆莫不各有其定理與水土之定何異焉非下襲水土而何備帝王之精合崇卑之撰仲尼之道其盛矣乎吾將何以辟之其即辟之天地乎惟地博厚之至能持載萬物而無所遺惟天高明之至能覆幬萬物而罔有外而仲尼能合古今上下之道而兼綜無遺是其德之博厚一如地之無不持載德之高明一如天之無不覆幬矣其又辟之天地之四時日月乎惟天地悠久之至故其四時之一寒一暑交錯而行無有止息其日月之一晝一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厚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夜相代而明無有窮盡而仲尼能合上下古今之道而迭運不窮是其德之悠久一如四時之錯行一如日月之代明矣仲尼之德之大既一如天地然則天地果何如其爲大乎使天地間之萬物有所育有所不盡育則不見其爲大乃吾見無不覆載而飛潛動植萬有不齊之物一時並生育于其間則易於侵害乃並生之中分門別類各正其性命而不相侵害者何也使四時之道有所行有所不盡行則不見其爲大乃吾見相與往來而寒暑晝夜交錯相代而並爲運行則易于相悖乃並行之中往復升沉各如其氣候而不相悖戾者何也無他萬物與道皆天地之化也而不害不悖則其化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矣其所以然者非無本也一皆小德爲之也天地有散殊之小德如川之流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蓋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判而爲五行分布燦列而各一其性此所以不害不悖也而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並育並行則其川流之化積累敦厚根本盛大矣而所以敦者誰爲爲之一皆大德爲之也天地有統會之大德以敦厚其化爲萬物之本爲四時日月之宰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於穆不已此所以並育並行也有小德以爲分而不害不悖有大德以爲合而並育並行如此而可以知天地矣人孰不知天地之大然皆憑虛臆度而其所以爲大之實則焉能知之若吾所言如此乃真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不可以知仲尼乎仲尼以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道措于萬事而無不泯應曲當者一天地小德之川流也以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道蘊於一心而一理渾然者一天地之大德敦化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卽仲尼之所以爲大如此而中庸之統安得不歸之仲尼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此章發明上章小德川流之意至聖句總領全章而聰明二句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又爲首節之綱蓋仁義禮智卽在聰明睿知內已具而容執敬別只完得臨天下事也爲能字要看得自然貫下五者溥博節緊承五德來如天節緊承上節來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說來總是從積中說到發外又說到及人而結出配天二字以明天道此章以發用言而又分別言之故曰小德其實與下章大德無異○子思謂人之德量原于天本來無所不備則其由內而發于外及於天下者本可以無所不至亦如天而畢世不易見者以其人未能爲聖卽爲聖而未能爲聖之至也唯天下至聖天性粹精學道純備則其能事豈易量哉一人君臨天下權勢不足以相服而所大服者非聰明睿知不能天下皆昏于視聽而一人獨聰無不聞明無不見天下皆拙于心思而一人獨思無不通而睿心無不徹而知方可臨馭天下而無難而今至聖爲能具生知之質而聰明睿知俱全焉則其天資已大過乎人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而首出庶物矣卽未出而臨馭天下而臨御之具在我自足以任天下之大馭天下之紛而無遺於坐照之中也有此生知之質自能全盡夫天命之性而仁義禮智之德亦大過于人矣何患有臨之下有不足于容執敬別者哉欲臨天下貴有容保無疆之度而仁不足以分應則難而至聖惟仁之至爲能旣寬廣而一無狹隘也又優裕而一無迫促也旣溫厚而一無慘刻也又柔順而一無亢戾也則不待見於仁民育物而已知其足以有容保無疆之度矣欲臨天下貴有執持萬物之操而義不足以分應則難而至聖則義之至爲能旣奮發于始而不退諉也又强勇於纔而不委靡也旣堅剛於中而不屈撓也又果毅于終而不間息也則不待見於開物成務而已知其足以有執持萬物之操矣臨天下不可以無敬而敬生於性之禮至聖唯禮全於性爲能齊而心之純一不雜也又且莊而意之嚴恪不慢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也中而無過無不及也又且正而無偏無倚也又何俟奉神莅民而始知其有敬哉即此四德之具于心而已足以有之也臨天下不可以無別而別生于性之智至聖唯智全於性爲能文而燦然有章也又且理而秩然有序也密而詳細而一無粗疎也又且察而明辨而不爽毫釐也又何俟析幾辨類而始知其有別哉即此四德之具于心而已足以有之也吾就其五德之充積於中者思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何其周徧而博也自几席之近以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何廣闊而博也溥而博則蓄之厚矣而又無淺露德氣潛藏極其靜深何淵涵也一無窮極德量積累大裕原本何其泉也淵而泉則資之深矣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而其發見于外安得不妙於時乎時當有臨則生知出時當有容有執則仁與義出時當有敬有別則禮與智出旣隨時出之而咸宜不凝又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時時出之而況應不窮藉非溥博淵泉何能及此哉而吾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果何以驗其發之時耶就其溥博而擬之則如天焉世間惟天大無外而聖德亦如是大無外也就其淵泉而擬之則如淵焉天下惟淵深莫測而聖德亦如是深莫測也如是則充積極盛矣有此極盛之德而以時出之有不各當其可哉將見時而措諸動容則爲見一身皆五德之輝光也而民即象其儀畏其威莫不欽敬之矣時而布諸號令則爲言所言皆五德之至訓也而民即奉爲蓍奉爲蔡莫不信服之矣時而施諸政事則爲行所行皆五德之經綸也而民即感其恩頌其德而莫不歡悅之矣夫德至莫不敬信悅則此時之稱功頌德者寧復可量耶是以聲名內而洋溢乎中國外而施及于蠻貊其洋溢而施及也極夫水而舟所可至陸而車所可至之處極夫人力所可通之處又極之天所覆得到地所載得到之處與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夫天之下地之上日月所照得及霜露所墜得及之處凡夫稟陰之氣以有血稟陽之氣以有氣而爲人類者仰其君臨之德莫不尊之爲元后感其愛育之德莫不親之如父母夫敬信悅至于如此則其德之廣大直如天矣故曰惟至聖能配天天之體無一物之不覆至聖之德無一人之不被非配而何此至聖所以爲天道也至聖之積中發外而及于天下者如此不可以知小德川流之意哉

此章發明上章大德敦化之意總重至誠句功用之自然皆由至誠來肫肫節想其心體不過串贊功用之妙非推進一層也末節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不可測註功用即指本文能字亦在心上說誠中自具此能本體渾淪無所不備故曰大德不比上章在行上說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化育是命又大本大經所自出經綸之立之知之是窮理盡性以至于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不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命總一誠所自裕也化育前曰贊是功有補于造化此曰知是心無間于天地肫肫淵淵浩浩是形容其仁淵天俱重下二字講書作文須逆入爲是固聰明聖知達天德總是至聖名目不必分析○子思謂人之心體所具令人易測必其能事尋常即迥異乎人而未自然皆由其性生之誠未極其至也一有僞妄夾雜心體使本大而自小之矣若夫天下至誠則其心體之能事何所不至哉凡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原于性命而總備于一誠彼五品之人倫爲千古常經豈不甚大本天下之所共有也乃其心往往爲私僞所染則行于人倫者非流于瀆亂卽至于乖離大經遂敗壞而不足爲天下之人所視傚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于天下之大經有以經之焉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禮臣忠夫倡婦隨友信之道各自盡其分之所當爲斷不互相觀望互相褻狎而禮法足以爲天下之標準又有以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

綸之焉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禮臣忠夫倡婦隨友信之道交相為其情之所自至斷不各起猜嫌各懷攜貳而恩意足以為天下之觀型彼所性之全體為萬理根本豈不甚大固天下之所同具也乃其心往往為私偽所搖則存乎性體者非靜多紛擾即動多昏蔽大本遂虧損而不足為天下之理所藏蓄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為能有以立之于靜焉凡仁義禮智信之德之存于中而未感也一理渾然無稍偏倚足以待天下之感有以立之于動焉凡仁義禮智信之德之存于中而將感也萬理燗然無少虧之足以固天下之原大經為大本之用大本即大經之體而體用之所自來即天地之化育也天命流行化育遞嬗其理雖甚精微而化即一誠之復育即一誠之通本無難知自人心為私偽所昏而理不能窮性不能盡則天地之所以為化育者已喪失其又何能上契天地之心哉惟聖人之心

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極誠无妄爲能有以知之焉至誠之經綸處其心感而遂通卽天地之誠之通而爲育至誠之立本處其心寂然不動卽天地之誠之復而爲化故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質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之化育貞勢合無間又何弗融會貫通而知之也其能事如此在他人之能之者或不無有所倚藉或倚于詩書或倚于師友相與竭其思維致其黽勉而後能之然此必其本來誠有未至或有然耳夫既爲天下至誠矣則其經綸立本知化者無藉于思而自能無藉于勉而自能者也夫豈有所倚于詩書師友之功哉吾由至誠之能事而想至誠之心體何令人想像不盡耶其于大經何以經之而得其分綸之而得其合藉非其心之仁則至性不存所爲親義序別信者皆爲具文而欲自然而經綸之難矣若其心則肫肫乎懇篤而周到天性充足于中純然一仁故其行于人倫者慈愛浹洽恩意周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流而經綸之裕如也。其于大本何以渾然而無倚。藉非其心自有一淵。則立體淺薄。所爲仁義禮智信者已有窮盡。而欲自然而立之也難矣。若其心則淵淵乎靜深而有本。萬理沉涵于中。自有一淵。故其全此性體者。凝然純固。卓然植立也。其于天地何以靜專而默契其化。動直而默契其育。藉非其心自有一天。則爲量狹小。所爲靜存動發者。不無睽隔。而欲自然而知之也難矣。若其心則浩浩乎周徧而廣遠。萬理包舉無外。自成一天。故其心通天地者。形迹之俱融。精微之悉洽也。至誠心體之妙如此。宜不可能矣。豈特不可能。即求一知之者亦不易。必其心同於至誠者。方能知之。則意者其唯固聰明聖知。而通達乎仁義禮智之天德者乎。苟不實有是至聖之資與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見猶滯于淺近。明非至誠之明。知不免于推測。其于所以經綸立本知化者。何足以窺見其底裏而知之。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

哉至誠之道神妙莫測至此眞爲天道之極致也而所謂大德敦化之意亦可見于此矣

此章承上章聖誠之極致而復反之下學立心之始推之以至其極與首章相應但首章自天命裡面說出到外故戒懼在愼獨之前此章自下學外面漸收入內故戒懼在愼獨之後前五引詩是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後三引詩是贊美不顯之德將闇然形容爲己之心通章所最重下入德之功成德之效俱自爲己一念充之見立其根基用功不已自至天命復全于吾地位爲己未是工夫知幾是工夫入手處尙稍輕所重只在謹獨存養方是爲己之實功二節工夫宜相承說下奏假二節不重效只重德亦宜相承說下說到篤恭已是德之至了下三引詩不過想像贊嘆以結出與天爲一來首章天字原其所自此天字要其所成而曰篤恭者聖學成始成終不外一敬故此書

褧絅同禪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爲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亾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以戒懼愼獨始終焉子思謂吾前言仲尼之德同天與至聖至誠功用之大學者得無畏爲至難而思阻于進修又得無騖於高遠而忽下學之功乎而不知天命之性本無不足人人可造其極特患爲學無基致功無門因之不能實用其下學之功耳苟能如古人之立心則亦有無難焉者不觀之詩乎詩曰內則衣夫錦而外則尙之以絅夫錦豈不文采可觀而反以絅蔽之此其意豈惡夫文乎吾知詩人之心非惡其文特惡其文之著也文著于外則一望可知其文有限文斂于內則淵深莫測其文無窮此古人之立心爲己處也觀于古人立心而君子爲學之道可知矣故君子爲學之道只求實得於己時時收斂內藏不敢露才揚己以求人之知所以人看其外面但見闇然無華然而斂之愈深則積之愈盛積之愈盛則發之自不窮但見其內中華美不知不覺日漸章著出來而莫掩矣若小人爲學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之道則專務人知一味表暴于外使華美的然可觀而中無其實文采不但不能相繼而且日就消亡矣君子小人之分一立心爲己爲人之不同而已吾于是益有思夫君子闇然日章之道其日用言行外面看來本甚平淡無奇豈不闇然夫人情淡則易于厭矣而不知有錦在中則淡者之味爲最永與知與能之事極其量即可以達化而窮神何有厭焉不厭則日章矣其日用言行外面看來又甚簡朴無華豈不闇然夫人情簡則易不文矣而不知有錦在中則簡者之華爲倍至坦衷直行之中挹其致自覺其燦然而可觀何勿文焉文則日章矣其日用言行外面看來又甚温然渾厚豈不闇然夫人情温則不能理矣而不知有錦在中則温者之心爲尤凊凝神靜氣之下物至前自可井然而不亂何勿理焉理則日章矣君子之心一衣錦尚絅之心乎立心爲己則雖未爲學而爲學有基然而爲學之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又有一要務蓋事必有幾使茫然不知則無以爲謹幾之地雖有爲己之心亦不得充矣故君子又有知幾之學焉家國天下之治忽爲遠而一身之得失爲近近乃遠之幾也不知之則將騖于遠而先失之近其何能遠天下未有身不修而能治及家國天下者也故須知遠之幾由于近一身之得失行于外爲風一心之邪正主于内爲自自乃風之幾也不知之則將飾于風而反缺於自其何能風天下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故須知風之幾有所自而心之邪正尚無迹可見爲微發于身措於天下國家有迹可見爲顯顯之幾伏于微不知之則將忽於微而必至于顯天下未有微已顯而能掩于顯者也故須知顯之幾當愼於微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之幾則可與之從事于謹幾之功而造進於中庸之德以極之至聖至誠之天德至德矣謹幾之功何如第一先要謹獨觀之詩而可見詩云人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

心一念之起潛藏于內雖尚隱伏也然其善惡之幾亦甚是昭明詩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矣故入德之君子其省察已之善惡無俟形于外也當內而念慮方起之時即自省察其幾以謹之有善必達有惡必除使念慮之間無一毫疚病方自安于心志而無所疚惡夫爲學而外免于疚惡則猶可及也今君子于內即能無之其眞不可及矣而其所以不疚無惡若是之不可及者何哉則以內省之故夫內人之所不見之處也省于人所見則其幾已露無可挽回心所以即有疚惡省於人所不見則其幾尙伏不難掃除心所以能無疚惡則其所以不可及者其惟此之故乎故謹獨爲爲己之第一實功然但知于人所不見而謹之猶未爲密也不又有己所不見之地乎詩又有云看爾在爾室之中庶幾常存兢業以不愧于屋漏之神乎詩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戒愼恐懼無時或怠不待

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

一念方動之時始嚴敬也即一念未動之先已必嚴敬焉不待有言可聞之時始誠信也即無言可聞之先已必誠信焉而言動將之敬信益可知矣夫不動不言一詩之屋漏而即敬信一詩之不愧屋漏是亦謹于己所不見之地而爲己之功不益密乎爲己之功既密則德積于中者已盛自然發于外而德足以化人矣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但自誠敬之至無有言說以諭人而其時在廟之助祭者皆爲其化無有一人敢爭競失禮者吾由詩言觀之曰靡爭是民皆勸於善威于不善矣勸威必由賞怒而曰即見于無言則不用賞怒之令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于德盛之地則不待懸賞以勸民也而感其德自景仰而相勸於爲善不待發怒以威民也而服其德自羞愧而更威于鈇鉞夫賞怒而勸威其爲勸威有限不賞怒而勸威其爲勸威無窮其效之盛孰非其德之盛爲之也然雖不賞

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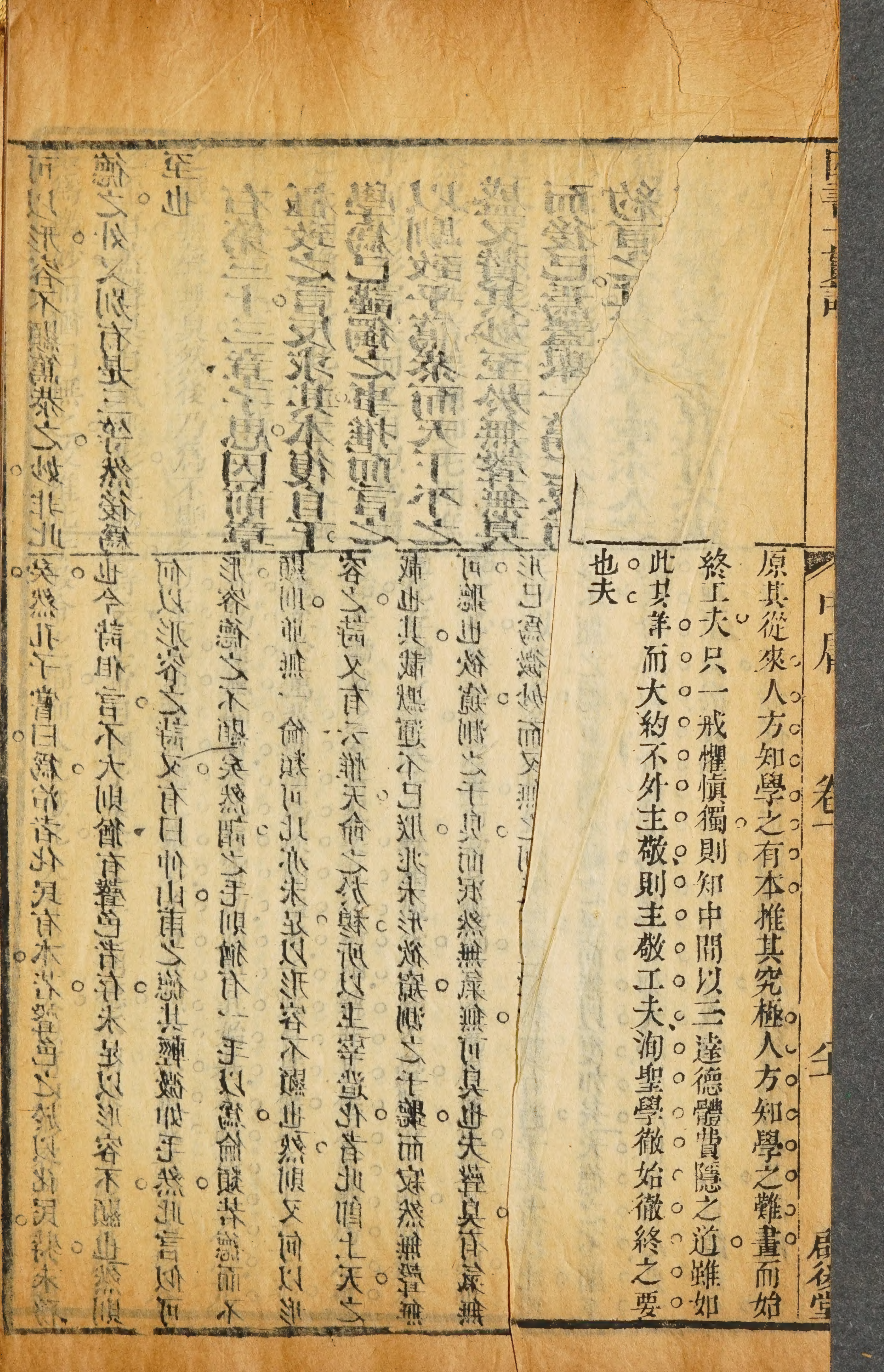
不怒而民猶有勸威之迹則其效猶未神化必其德猶未進於神化矣詩又有曰天子有幽深玄遠不顯之德而天下百辟自皆刑而法之吾由詩言觀之曰百辟刑則天下自無不平治矣而曰本于德之不顯則但見其默然篤恭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於德之極盛則此心渾然天理內外自然恭敬無檢點之心無形迹之著而常自無間豈不篤厚渾深莫可窺測而過化存神之下天下自默相感孚不知不覺順帝之則而無不平治并勸威之迹胥泯矣其化愈神孰非其德之愈神爲之也夫德至於篤恭則所爲淡簡溫者于此有實德功至于天下平則所爲遠風顯者於此有實功而原其始基不過爲己之心充之以至此也而此德之微妙不令吾想像不置哉吾試爲形容之詩云上帝自謂予懷念文王之明德不消張大其聲音顏色于政令之間而人已感化夫聲色不大似可以形容德之不顯

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矣。然孔子嘗曰。爲治若化民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詩但言不大。則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不顯也。然則何以形容之。詩又有曰。仲山甫之德。其輕微如毛。然此言似可形容德之不顯矣。然謂之毛。則猶有一毛以爲倫類。若德而不顯。則並無一倫類可比。亦未足以形容不顯也。然則又何以形容之。詩又有云。惟天命之於穆。所以主宰造化者。此即上天之載也。其載默運不已。朕兆未形。欲窺測之于聽。而寂然無聲無可聽也。欲窺測之于臭。而泯然無氣無可臭也。夫聲臭有氣無形。已爲微妙。而又無之。則天下之微妙。莫有過于此者。以此形容不顯之德。眞可謂不顯之至而無以復加矣。夫德之不顯。至與天命之初。契合無間。則吾心一如天心。天心即在吾心。亦一至聖至誠矣。誰謂下學不可以上達哉。學者何可不自勉也。

中庸一書。始從天命原頭說到人功。終從人功始基說歸天命



原其從來人方知學之有本推其究極人方知學之難晝而始終工夫只一戒懼愼獨則知中間以三達德體費隱之道雖如此其詳而大約不外主敬則主敬工夫洵聖學徹始徹終之要也夫



